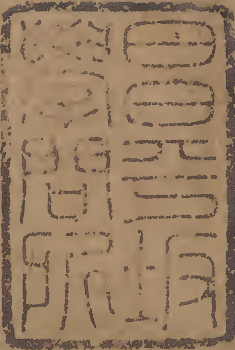


李文節集

五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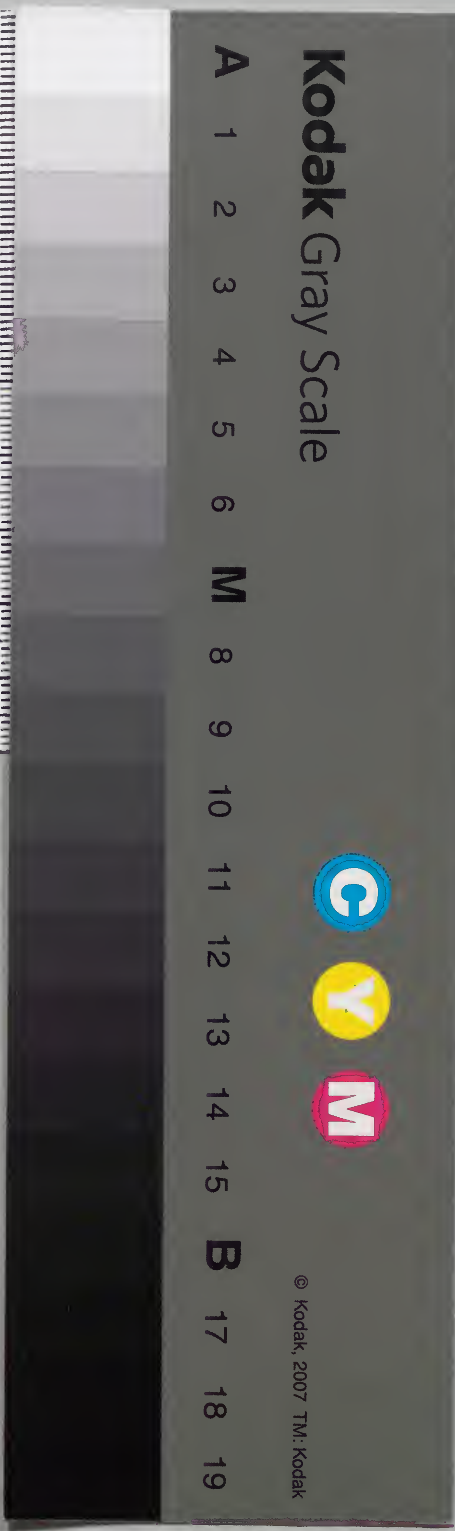


奏疏

漢書門			
一	〇	△	一
四	〇	六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一
七	五
函	
八	四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518
冊數	14 (3)
函號	317 142



李文節集卷之五

淺草文庫

晉江

九我李廷機著

奏疏

聞言待罪疏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臣李 奏為被劾待罪
 事臣辦事三月餘雖至衰庸不敢少懈間被一二
 譏刺亦不敢暴白迺今辰起即將入直適聞御史
 宋燾有疏論臣不見揭帖又無邸報未知疏論云
 何無繇置辯然臣既知被論即宜席藁杜門不敢
 進閣辦事惟望 皇上蚤發燾疏將臣亟賜罷免

李文節集卷之五 疏

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奏十四日奉

聖旨覽卿所奏妄言的已有旨處分了閣務繁重卿宜卽出贊理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自辯乞休疏

奏爲自責自訟累 君累友懇求罷免以禳罪殃事臣昨伏覩 皇上御批御史宋燾一疏將燾降調并重降姜士昌臣不勝驚惶今日又伏覩 御批臣疏以閣務命臣卽出臣不勝感激尤不勝危懼因念臣至不肖 皇上用臣費許多主張旣用

之後復費許多庇護臣之所以累 皇上者一至於此而諸臣爲臣費多少赤舌多少白簡更因而罰俸貶秩臣之所以累其友者一至於此臣之罪惡深重當如何果報作何銷禳而能安于心又可安于位也臣昨迺得燾疏觀之不過爲舊輔沈一貫發耳臣不幸叨中一甲同庶吉士讀書因有教習館師因爲舊輔徒弟又不幸臣之嚮用舊輔在朝又不幸當南北二輔偶有猜嫌之際然臣本無偏黨當其會問妖書臣作色直言五府六部九卿六科十三道錦衣衛諸臣所共聞見則臣心事昭

然而人見臣師生之誼如初遂疑其阿附一人疑而羣疑起一人言而羣言生矣聶雲翰條陳未嘗及舊輔祇言科道年例一節臣謂禮部官可莫管科道事雲翰怨臣因而陵躐百端至呈臣朦朧臣歎紀綱之陵夷六年考察禮部例處二負迺以浮躁處之今言者以雲翰爲有技彥聖臣爲媚嫉引大學一條而臣則惡訕上惡不孫用論語一章至謂死繇考察則禮部四司四年死者七人盖有美陞榮差而死者矣要之風聞言事言官之常壽所云殺人媚人比之豺狼比之秦檜而自比於劾嚴

嵩之楊繼盛不無過激然而言官論事激其常也其意爲封疆衡門諸賢未見擢用督過舊輔而發憤於臣之新進者誠爲波及然而言官論人波及亦其常也迺不意上干 聖怒而重之譴則臣之過益積而不可解罪益大而不可贖矣 明旨不許救擾臣何敢救言官顧不敢不自救伏望 皇上原宥宋燾姜士昌免其降謫惟將臣放歸田里則羣猜盡融萬籟俱靜臣下不累友上不累 君臣之幸也臣不勝云云奉

聖旨卿忠直清正朕所鑒知妄言亂政的已處分

了卿宜卽出安心佐理勿生疑畏慎毋固辭該部知道

乞休再疏

奏爲臣身難容 主恩難恃備陳必不得不去之情懇求休致以全性命事臣于本月十四日再疏控辭伏奉 聖旨卿忠直清正朕所鑒知妄言亂政的已處分了卿宜卽出安心佐理勿生疑畏慎毋固辭該部知道欽此捧誦感激涕泪交流念臣受 皇上特達之知未效涓埃遽求休致豈臣所忍惟是展轉思維則 皇上終難用臣臣終不能

報效 皇上盖自古士君子用世必度人審時未有拂人違時不識去就之分而能善其後者今臣之必不容不去也亦難更僕矣臣以一介窮儒受知 聖主恩厚命薄福過災生不有人非必有鬼責一宜去也自南壯二輔不協而人以臣爲南輔門生必不相容其根最深其蔓最長二宜去也臣凉德菲材揆席未登彈射已及臣毫無芥蒂而人未能忘情於臣明暗遞攻疊來紛至三宜去也臣迂濶朴直不能諧時人但索臣於形貌套數之間則見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四宜去也卽人之知臣

亦未爲少然不過私論私憐而惡臣者輒形諸白簡間有違異又非素與臣交往之人則以爪牙加之臣援甚寡臣勢甚孤五宜去也 皇上英明獨斷近日累 旨處分皆御筆親書如雲漢昭回龍蛇飛動發下該科有目者之所共覩其他本章有關繫者皆送首輔擬票而外人輒以歸之臣至於禁發抄一旨亦謂出臣所擬一倡百和中外流傳則何事不疑何疑不有臣性蠢直實不耐此六宜去也始比臣於包拯王安石今比秦檜比豺狼矣循此以往何所不至七宜去也人臣必望重而後

能任事必身安而後能矢謀今臣望輕甚臣身危甚其精神不以之贊政代言而用之陳情訴枉其意念不暇乎亮工熙載而移之憂讒畏譏徒爲曠鰥終難表樹八宜去也夜行不休古人所戒今臣已當鐘鳴漏盡之年又不爲榮身肥家之計何爲置此疲病六尺軀於風波震蕩戈矛攢集之中修之東隅失之桑榆九宜去也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今臣獨恃 皇上一人之知而人言不已 聖心亦且厭臣孰若及今未厭而去不傷 聖主知人之明不失愚臣保身之哲十宜去也總之一去則

千了萬了無限方便不去則紛紛擾擾有無限不便惟望 皇上俯體臣必不得不去之情放臣歸休臣生不能報 聖恩死亦必有以報銜環結草未足言也臣不勝云云奉

聖旨卿忠勤敬慎朝野共知且日每章疏及卿等票旨皆朕親覽裁斷有何專擅豈得以浮言疑似介意遽求休致何忍于心宜遵前旨卽出安心輔政以副眷懷慎毋固辭該部知道

入直揭

臣頃因人言三疏乞休疊奉 溫綸勉臣卽出嗣

以 大祀遣臣分獻感激 聖恩叨蒙 欽命忻

逢長至尤切呼嵩隨于二十八日報名今早見朝謝 恩入閣辦事謹具題陳謝以聞

冬至疏

臣等忝備輔負忻逢令節祝 聖壽與天而同永願 聖政與日而俱新切見冬至月令在周易爲復卦文王繫詞曰朋來孔子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則一陽來復之期固天心轉移朋類奮庸之會也臣等因念科道庶吉士考選多時未奉明旨臺省缺人極矣而待用者無所受事何以收

李文館集 卷五
補闕拾遺之功開館愆期久矣而待教者無從橫
經何以懋日就月將之益過此則歲暮又過此則
新年臣等所望於 聖政之舉行者尚多而此考
選二項所以克事任慰羣情育人才完大典尤其
最急者矣伏望 皇上亟賜檢發蚤渙 綸音二
事既竣而其餘廼次第及焉臣等不勝云云萬曆
三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奏 日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懇悉已知道了少俟檢發

請同官仍依舊定官次疏

奏爲官次久定推讓非宜乞仍舊貫以安愚心事

臣適接得新到同官葉向高揭帖有疏具陳以臣
資俸在前欲遜臣而居其後此蓋虞廷讓于及斨
之義其意誠真而臣竊以其讓爲過者臣亦有說
也當枚卜時吏部列名以請臣之名本在向高之
後 皇上欽點實據部題及至 欽命又以欽點
爲序 綸音一渙著之仕籍傳之中外半歲于茲
矣向高與臣同年一輩素稱莫逆之交區區資俸
淺深班行伯仲有何關繫有何差錯而必遜之改
之乎若夫閣中事務臣苟一日在列又未嘗不可
叅末議佐下風效涓埃之報於 聖主也况臣方

切履薄臨深之懼尤當爲谿爲谷之時易曰後順得常臣之所處正以居後爲順伏乞 皇上鑒臣至情但仍舊貫使臣供職毋以同官之言有所更改臣幸滋大臣感滋深矣臣不勝云云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推讓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閣催考選揭

臣等伏惟考選科道一事屢經題催本月初三日臣等復不避塵瀆共瀝血誠苦口極言懇祈亟發 竚俟 綸音又數日矣今其事理時勢政體人心前已備詳不敢復贅惟是臘又將盡立春除夕卽

在目前而此一事關係甚大遲留甚久差使缺人甚急中外懸望甚切臣等職在輔導朝夕憂念寢食不寧伏望 皇上俯念愚悃少留 聖心省覽臣等前題慨然將吏部考選一疏卽賜批發使臣等少得盡其輔導之職以有辭於天下臣等云云
再催考選科道教習庶吉士揭

臣等兩月間爲考選科道與教習庶吉士二事屢有陳瀆原不爲人求官爵亦不恤人毀譽特以關繫喫緊職在輔導不敢不言也迺昨奉 聖諭考選科道因部寺汪元功等相訐是以遲疑至于教

習官負臣等所請則杳然未蒙批發今除夕竟三四日臣等寢食弗寧真若無以卒歲者切謂科道廼必設之官不宜以一二煩言遂廢大典 皇上乾綱獨秉卽有所可否裁處立斷何難若夫庶吉士之必用教習與開館之難再緩尤斷然無可疑者也伏乞 皇上俯垂聽納亟賜批發卽于年終竣此二事在 聖心可無疑慮之煩在臣等亦可免聒瀆之罪臣等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題

請東宮講讀疏

臣等見東宮講讀自萬曆三十三年停輟至今三年矣竊謂學問之功旣可以講明義理貫穿古今開發聰明擴克聞見而日與經史親日與師友處亦可以遠邪僻消逸欲其所裨於精元血氣養身衛生者尤爲不淺故曰愛之能勿勞乎卽士庶民之愛其子亦必使之親師取友朝誦暮習不使卽安况 天子之子哉今自輟講三年間青官中朝夕何事觀覽何書左右何人恐有不能盡如出講之日者此臣等爲社稷計爲 皇上燕翼計爲皇太子茂齡睿體計誠見講讀一事至大至重至

李文節集 卷五
九
切至急不獨區區從事簡編筆札間也若夫每日
講讀似亦無庸太早祇平明而出可常可久自然
有功而講章亦止就本文解釋令義理明白俟其
融會貫通亦不必於本文之外多費詞說孟子言
學問之道歸於收其放心夫惟常令收斂此心朝
夕之間必有事焉足矣照得原題每年年節上元
假至正月二十日止二十一日起照常講學臣等
查得本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皆入學吉日伏望
欽定一日以便遵行謹題請 旨萬曆三十六年
正月十二日謹 題

請發章奏疏

臣等自去年隨臣賡辦事見有一二急切時政賡
率臣等合誠苦口至以去就大義陳之歲序徒更
元節已過昨賡又以疾請矣臣等受 皇上拔擢
天高地厚之恩日圖所以爲報答者因思 皇上
任用輔臣寧獨使之代言實欲資之輔導嘗見先
年舊臣不輕陳言有言必省不頻進揭有揭必報
往往外廷之臣所未能得者而閣臣得之故至今
人責望閣臣蓋徃於舊見而不知 皇上信任之
不同也卽年內所請如日講如東宮講讀如選科

道補大僚起遺佚補講讀教習掌詹掌院各官皆
繫幾務職掌相率入告不啻再三而一槩未蒙聽
允曾不如部司撫按猶得少闕其忠而舉其職遂
致外人責臣等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
用彼相矣詎臣等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奚不
去也至于街談巷議尚有不能盡言者廢每對臣
等而皺眉或獨居而竊歎常以受 上深恩不能
有所匡維補報爲言昨疏求去固爲長年偶疾知
止足之故亦見時事參商而欲行夫不可則止之
義臣等以已度人未必不如此耳且如考選一事

羣猜日積煩言朋興此惟在 聖明裁斷不過一
批發問無庸遲疑若其他則皆常行之事尤無可
疑者在臣等既冒塵瀆之罪而在 穆清之上日
見章奏之多省覽之繁抑亦何便於此也伏望
皇上及此新春亟將年內廢與臣等所懇者慨然
批發施行以廢之心手勅慰諭令其調理即出臣
等睹 天心之轉移藉老成之領袖猶可黽勉從
事少效涓埃不然亦將竊有請矣臣等謹瀝血竭
忱冒昧叩閣不勝激切悚息之至

執爭秦府請封揭

今日文書官趙金送出秦王請封郡王一本到閣
口傳 皇上命臣等出 旨又云不爲例臣等敢
不將順惟是秦王本以萬曆年間由中尉進封郡
王繼而進封親王在宗藩條列所謂例後進封日
後子孫止許一子承襲親王其餘止照原封世次
授以本等爵級不得冒濫郡爵者也其庶長子存
樞在明列當俟 母妃年滿五十無出得封世子
若妃有出止封中尉例不得封郡王者也開載條
例及刊刻同姓諸王表甚明且與秦府一體者尚
有九府倘秦府一破此例則九府皆將效尤雖有

後不爲例之 旨亦焉得而拒之此其關繫重大
故臣某在禮部時三疏爭執實爲 朝廷遵守明
例不敢廢法徇情上負 聖主豈欲以此顯風力
博名譽哉今存樞惟當少俟數年 母妃年限已
滿得封世子若謂目前冠服不便則先封中尉便
用中尉冠服蓋昔日秦王成婚亦是此服未嘗不
便也秦王賢名素著爲列藩之長自宜率先列藩
共守 祖宗家法仰體 皇上監于成憲之意乃
瀆求不已必爲左右所誤而王未之思耳照得宗
藩封典未有不下禮部議覆者臣等謹擬 旨下

部伏惟 聖慈鹽滷臣等云云

催請 點用吏部卿貳疏

臣朱 李 葉 謹題照得二月大選時日已迫
昨據吏部右侍郎楊時喬揭帖苦稱患病欲令司
官仍代掣籤而諛司郎中林學曾亦以患病求去
再疏未下臣等切惟大選重事司官代掣豈可常
行且選期屢更尤非政體臣等相與圖維計無所
出卽時喬學曾二疏發票臣等亦不知所爲擬矣
惟望 聖明留神銓務速點用尚書侍郎以濟目
前之急庶視事有人選期無改此政體所關臣等

不敢不言者也不勝云云謹題請 旨萬曆三十

六年二月十五日奏

請楊少宰告病揭

臣朱 李 葉 謹題臣等昨日伏覲 明旨督

促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卽出管理大選掣籤之事
隨接得時喬揭帖又稱甚病必不能出今日吏部
四司又到臣等私寓代講緣時喬病在部內火房
臣等不得會面但見其累疏苦陳蒙 皇上屢旨
催促至以君命國體嚴加訓示此在臣子豈敢有
違必是真病苦情欲出而不能也今選期在

二十五日不得不改而使司官代掣原非政體萬
難再行惟得尚書及右侍郎庶便供事此不過
聖明一點用間若但發時喬昨疏臣等又不知所
擬票矣伏乞 皇上留神臣等不勝云云伏候
勅旨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廿三日奏

懇乞用言揭

臣以至愚極陋荷 皇上特達之知而臣本心自
赤立志不卑素懷忠君報國之忱安有立業建功
之想蓋漢臣諸葛亮言其隨身衣食取給官下不
別治生以長尺寸身歿之日不使廩有餘粟篋有

餘帛以累其主臣平居常誦此言日夜孜孜絕賓
客之懽忘室家之業思得一當以報 皇上顧自
受命于今八月既無緣瞻望 天顏躬陳謝悃獨
于時政闕失事體重大者每與二臣連名具揭請
而又請不啻再三而一切留中數事未有一事之
行數揭未有一揭之發因思臣先未入直時猶有
一揭而能還內降者有一日而補官坊十九負者
聖心時見轉移閣臣猶能有所贊助自臣之來而
景象如此此皆臣以一棟之撓而顛大厦以一足
之折而覆全鼎臣之罪也卽一二擬票此瑣瑣者

何救於時即朝暮出入此矻矻者何裨於政即苦
身茹淡此硜硜者亦何補於國家哉臣年六十有
七衰且病矣臣生不願官死不願卹但願 皇上
及臣在此使臣得行其言効其力以報 聖恩令
天下後世謂 皇上不虛用臣臣不負 皇上則
雖退而復為窮儒雖死而填溝壑有餘榮無餘憾
矣臣不勝云云

催考選揭

切見考選科道一事臣等以事屬喫緊不得不言
職居輔導不敢不言相與竭誠具揭上請者至頻

數矣迄今新年又復三月朝夕翹跂未奉 綸音
聖意淵微不惟中外諸臣不知即臣等備負密勿
而愚昧淺闇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伏乞 皇上
亟賜裁斷完此一事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六年
三月初四日題

請發用人奏章揭

臣前日伏覩 皇上批答首臣朱賡告病一本不
但眷留之殷更納其懇款之言許以補尚書等官
考選等事稍俟點用檢發臣等不勝欣喜如久旱
之農見雷動雲合以為時雨將降蓋數日間晝望

夜望入直亦望退處亦望抑不特臣等望之卽廢
方告病調理自奉有前綸將以爲良藥爲靈丹寤
寐展轉何能一刻少置于懷哉今俟又已十日矣
猶未蒙點用檢發也凡人之情望之甚而不獲則
五內焚灼寢食啓處必失其常誠恐不獨廢病未
能遽平臣等採薪之憂亦將不免矣惟望 皇上
慨然卽賜點用檢發如就中有所斟酌 聖裁
聖斷不過須臾如霖雨一霈三農九野但頌天工
而歸 帝澤更非人所能與也臣等不勝云云萬
曆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題

乞休疏

奏爲佐理無能感時增惕懇退休以逭誤國負
君之罪事臣初入翰林時內閣景象猶屬可觀而
責備者已不少矣及去南京來爲禮部漸見景象
日異而月不同然猶未盡知也自昨歲誤蒙 拔
擢日與二臣同事則向所未盡知者迺親見而備
嘗之每輦蹙相對愁苦相憐而臣私自念涼德菲
才受 皇上非常之恩不能少効涓埃之報其負
皇上尤甚自知自愧自怨自責前日亦嘗獨具一
揭披瀝 至尊之前矣昨日閣中復接得科臣姚

士慎揭帖爲目擊時艱敬效責難之誼以裨治理
事疏內所陳無非憂國真心臣時急務而末一段
忠告之言尤爲剴切臣閱而歎曰此真識臣心代
臣言矣蓋閣臣以輔導贊襄爲職果不在趨直票
擬卯入酉出也 皇上所爲拔擢臣而用之者亦
使之輔導贊襄果不專使之趨直票擬卯入酉出
也天下一日不安一方不靖一事不理咎則在臣
自臣受事以來災害並至飢饉薦臻雲南兩廣之
寇敢於橫行遼左建夷之驕深可憂慮每見外來
叅劾將領之章多是尅餉剝軍之弊與士卒同甘

苦者何人爲國家出死力者何人兵弱甚矣而餉
尤急太倉之空久矣而太僕亦空 內帑難捐稅
使難撤卿貳久缺考選久稽郎曹有積滯之嗟遺
佚無登庸之望人心日以泛散政事日以廢弛法
例日以動搖士習日以澆薄鹽法積蠹大爲邊計
之害而不可禁除京商苦累舊有牌甲之規而莫
爲計議至于工作之虛糜官吏之貪墨刑獄之淹
抑風俗之奢靡閭閻之怨咨天下事尚有不能盡
言者書曰四海困窮詩曰天之方蹶在此時矣蓋
緣臣至不肖至無能本非經濟之才謬叅鼎軸之

地譬如舟之行也有舵有篙而使一不能者參焉
舟必不濟車之行有推有挽而使一不能者參焉
車必不前豈惟不濟又將覆舟豈惟不前又將傾
轉 皇上既誤用之尚包容而不亟斥去之其必
覆且傾萬萬無疑也伏乞 皇上特賜罷歸不使
政地有濫厠之人庶天下有太平之望而臣誤國
負 君之罪亦或可少逭矣臣不勝云云奉
聖旨卿忠清正直朕所鑒知况今國家多事之時
豈可因人浮言求去卿宜卽出贊襄勿得介懷不
允所辭吏部知道

乞休再疏

奏爲求退方殷人言疊至再懇 聖慈亟賜罷免
以全臣節息煩囂事臣頃因言官責備閣臣隨具
疏乞休伏奉 皇上親灑溫綸臣感極涕零欲再
有陳而未敢也昨又見禮部儀制司主事鄭振先
一疏歷數閣臣大罪十三款中間所指有在臣未
任前者或在臣既任之後而不專坐臣者至末一
款除清公任事四字臣不敢當外其指臣始進之
非則臣繇廷推而 皇上點用實于吏部列名之
疏始進甚正臣可無言其指臣行所無事一言爲

失故步則此廼聖人治水治天下大道理夫人幼而學者也臣亦可無言惟是說臣在禮部密遣序班李維葵與夷人私講車價一節臣查得三十五年正月有豐潤等驛牛頭于大秀等通狀告稱貢夷需索不堪臣委主客司主事毛堪何起升與兵部主事王一楨商確因會同兵部差通事序班李維葵賈領咨文前往遼東撫鎮衙門從長計議曉諭戒戢亦見彼鎮有通官時常差與夷人折講聽其從便而行臣部所給維葵劄付並無徑往夷境字面原非密遣原與范仲淹通書元昊事體不同

况夷恃強而輕中國意氣甚驕而吾民糜爛矣夷肯饜足乎卽與一講未嘗侈其使擣其巢何謂開釁今貢雖愆期逆形未著講至十五兩業赴鎮謝恩願來補貢度此後需索止十五兩之內不出十八兩之外則此講良亦有益何嘗差也要之今日封疆之事惟當脫去舊套選將練兵使中國有不可侮之威而使夷狄不敢有傲然輕中國要脅之意然後堅守舊約以待之過索則拒犯順則剿此爲至計今嚴諭方頒當積玩積弊之秋稍一振刷節制釁不在夷人卽在將卒而持文墨議論者已

隨其後則任事何若捱事之便制虜孰與媚虜之
安此孟子所謂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天下事終
不可爲惟恃 聖主威靈國家運祚而已耳若撫
鎮臧否自有耳目之者閣臣必面承 顧問而後
可言必部覆彈章有明言當另推者而後得擬臣
素寡交寡情卽鄉曲同年門生故吏平日不相往
來臣無私於彼彼亦無私望於臣此天下人所知
也昔議臣者以王安石爲比而今行所無事不類
安石則又謂弁故步失之矣方臣之始進也人有
疑臣與二臣矛盾者今臣等幸而和衷則復有未

來見在續燈傳薪之喻矣蓋臣自知不才終不能
久事 皇上特以受恩深重涓滴未酬未敢固爲
骸骨之請耳今振先教臣及蚤抽身尚可救得一
半不至狼狽此正臣夙夜寢食未嘗頃刻少置于
懷者臣與臣向高同年同鄉而臣大馬之齒長於
向高者十七歲蓋無一日不與言精力難前才力
難強豫以代臣求放托之者不一而足臣下可告
友上可告 君無二詞也伏望 皇上鑒臣衷情
允臣休退使臣救得一半不全喪其節活得一日
亦少延其身而廟堂無議論之繁 穆清省塵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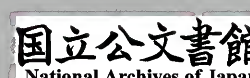
之擾尤為至便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奏初十日奉

聖旨卿清正持躬忠誠任事小心勤慎朕素鑒知輔政以來凡事皆從公協贊何處容私至于建夷勒索車價差官曉諭既經二部司官會議商確亦非密遣妄言的已有旨處分了時事多艱卿宜即出贊襄一心為國不必因此介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奏辨建夷差官疏

奏為差官劄付見在謹據實辯明并甘罪譴以謝

人言事臣不肖屢被人言少所置辯即前月科臣彭惟成論臣臣見所論煩多若一一暴白如賈豎爭言又必有議其非大臣之體者故但求去而已比復見惟成所投閣揭為奸輔通夷媚酋言臣在禮部實差序班李惟葵親往奴兒哈赤營寨計議而引臺臣所聞維葵之言以為據謂臣前辯鄭振先之疏為說謊臣隨取禮部文卷來查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差維葵劄付內開今差本官領咨前赴遼東巡撫衙門會同總兵官商議宣諭奴酋部夷騷擾驛遞緣繇劄付見在則臣前疏所云並無徑



往夷境字面者豈有一字之欺臣隨將原劄送惟
成看訖而臣不說謊亦明矣臣展轉思維此一事
也若以臣爲好攬事乎則臣實憑通政司所送呈
狀而發之主客司也以臣爲自用乎則臣固令與
兵部車駕司議處也以臣爲密遣爲徑行乎則又
咨遼東巡撫會同總兵商議也若所云車價大約
不過十五兩與夷人赴鎮謝恩願來補貢者則兵
部尚書蕭大亨親對臣言得之撫鎮者也昨臺臣
疏言建夷五百人齊來則貢果補矣若論車價原
係例外需索又無編派銀兩獨令五驛貧民賣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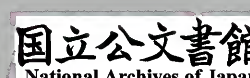
鬻兒以供之年復一年繇三四兩增至十七八兩
卽未能頓革而與之一講亦以稍示節制而遏其
再增存中國之體甦貧民之困似亦未爲不是者
獨云差往遼東撫鎮亦須題請則臣一時昏暗差
錯臣敢請其罪耳若惟成指臣通夷則此事會同
許多官經許衙門原無私通指臣媚酋則臣不忍
小民爲夷人魚肉迺媚於庶人非媚酋也至于臣
生平種種過惡惟成前疏之論列臣業已忍默今
亦不敢復辯矣而言者每責臣何不學王家屏夫
家屏之去固待命也非逃也臣苦難言臣病難支

伏乞 皇上用言官之言即正奸輔之罪加之斧鉞臣所不辭倘賞而亟放之俾臣得生出國門是皇上再生之恩臣沒世之感也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初六日奏初八日奉 聖旨建夷騷擾驛遞為害不輕卿差官會同撫鎮曉諭亦是正理覽卿奏朕已知道了還遵屢旨即出贊襄不必以此介意吏部知道

救鄭振先主事疏

奏為乞宥敢言之臣以示包荒以勵直節事臣奉職無狀致被人言方反已責躬席藁待罪迺昨日

日伏覩 嚴綸切責鄭振先妄言重降職級調任邊方而弁及於范汝梓伏惟 皇上為閣臣昭雪庇護至動 天威而臣以庸劣招尤上之重煩聖主之處分下之復累直臣之降謫罪案之上又添出一層罪案跼蹐之中更增了一番跼蹐臣憂心忡忡夜不能寐切謂朝廷求言之路但欲其廣聖主容言之量寧過於寬故言無當否皆可兼容今振先論臣不為不當所舉以咎臣者猶是禮部主客之往事所援以責臣者迺是范仲淹歐陽修之名人至慮臣狼狽而教之拙身臣以為良規為



益友其敢言宜節與范汝梓同也彼自謂不愛官
正不必加譴以成之而况臣等所屢入告者常在
下僚林壑遷謫廢棄之儔迺謫者未復而加之謫
廢者未起而益之廢是臣等救過目前之不暇又
何補過之云乎卽身退而心豈能安卽人能諒臣
而臣自無所逃其責此臣所以不得已而有此塵
瀆非爲二臣實自爲也伏望 皇上弘開聖度曲
賜包容免二臣降調姑令供職一以廣求言之路
一以安愚臣之心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六年五
月初十日奏十四日奉

聖旨卿忠直清正朕素鑒知妄言亂政的鄭振先
等姑從輕處分了方今多事之時卿宜卽出安心
協濟佐理勿生疑畏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乞休疏

奏爲 聖恩難報臣義難留謹瀝悃乞身懇祈允
放事臣頃因鄭振先論劾席藁待罪伏蒙 皇上
批發振先之疏凡閣中事情人所以交謫閣臣與
閣臣所以受人之謫者旣已盡白於天下而又特
爲臣進用一節引 祖宗故事并據會推公舉以
明臣始進之無私及臣小疏復奉 聖旨卿清正

持躬忠誠任事小心勤慎朕素鑒知輔政以來凡事皆從公協贊何處容私至于建夷勒索車價差官曉諭既經二部司官會議商確亦非密遣妄言的已有旨處分了時事多艱卿宜卽出替襄一心的爲國不必因此介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及臣疏救鄭振先等復奉 聖旨卿忠直清正朕素鑒知妄言亂政的鄭振先等姑輕處分了方今多事之時卿宜卽出安心協濟佐理勿生疑畏慎勿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每捧 綸音焚香叩頭未嘗不嗚咽流涕蓋臣累 皇上久矣 皇上爲臣

費聖心煩天語亦多矣臣觀自來閣臣會推時爭論繇特達奉獨斷者臣一人而止耳如臣任未浹歲而跋前疐後如負芒刺如坐針氈亦臣一人而止耳譬之嬰兒胎氣不足諸媪所欲棄不收者而慈母不忍而強舉之疾疢迭遭徒勞乳哺顧復而竟無長育之望也夫知恩報主臣素心也偏黨好惡臣所不敢作也史遷有言絕賓客之驩忘室家之業諸葛亮有言臣歿之日不使廩有餘粟篋有餘帛以負其主臣所誦法嘗爲 皇上言之者也然其硜硜何補矻矻何爲報靡涓埃豎無尺寸蓋

臣之德薄果不足以恪君臣之望輕果不足以鎮俗臣之迂濶果拙于濟時臣之拘方果難于應務臣之蠢直果無調和之能臣之狃狹果非博大之器臣之自知甚明人之言臣皆當 皇上用臣爲誤用信臣爲誤信庇臣獎臣不忍斥去臣皆誤也夫誤不可再而况終之乎 皇上爲臣所誤而不知臣誤 皇上而不去尚棲棲依依以戀主報主爲名覲顏而處于此則始猶爲庸劣尸素無所短長之凡品終爲貪戀頑鈍不識廉耻之小人其誤皇上不愈深而其罪不愈大乎爲此披瀝血誠懇

求罷免伏惟 皇上矜而允之臣不勝云云萬曆

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奏二十五日奉

聖旨卿贊襄政幾忠誠端亮朕所鑒知方今邊疆多事之際正望卿分猷佐理豈得以人言疑惑遽欲求去至不忍聞卿宜仰體朕眷懷之意卽出入閣辦事慎勿再陳吏部知道

乞休疏

臣才望不愜乎羣情彈文已幾乎盈篋雖茹忍不足以遠咎雖策勵不足以蓋愆臣之不得不去亦明甚矣臣觀宋執政韓琦之辭神宗持四方士人

責退之書以爲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神宗留之至于流涕而琦辭益堅遂有出判相州之命今堯舜在上何言宋宗臣之不肖何敢望韓琦而露章顯劾不特責退之私書莫非士大夫之清議也廼臣堅辭 皇上不與臣去使四方人士以臣爲頑鈍無耻是 皇上留臣適以辱臣抑使人謂堂堂政地有此頑鈍無耻之臣辱又將及國矣宋太宗時錢若水嘆世無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者以貽上之輕鄙可見大臣以秉節爲重卽爲上所輕鄙且不可况爲下所輕鄙者哉臣至

愚至直人也苟猶可留臣不言去至于不得不去臣亦難留伏乞 皇上傳旨准放令臣葉向高擬稟臣之情事廼所深知若再費煩 御批獎臣留臣則臣罪當萬死矣臣不勝云云奉

聖旨卿之清忠朕旣素亮朕之眷任卿又備知今日惟速出贊襄庶不負朕且不自負卽屢疏求去朕終不允徒費言辭卿其體之吏部知道

乞休疏

奏爲求去詞窮重陳萬不得已之情瀆懇 聖慈垂憐准放事臣累疏乞身未蒙俞允昨又奉 聖

旨卿之清忠朕既素亮朕之眷任卿又備知今日
惟速出贊襄庶不負朕且不自負卽屢疏求去朕
終不允徒費言詞卿其體之吏部知道欽此臣每
上疏自覺繁言不勝惶悚每捧 溫綸獎借慰留
益不勝惶悚臣生平嚶嚶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
報 主自謂不敢負 皇上亦不敢自負惟至今
日處於不得不去之地則不去爲負而去爲不負
去之負猶淺而不去之負深矣臣之不得不去
皇上穆深之上焉能知之而臣之章疏焉能盡言
之臣見昔時閣臣往往再告三告多至四五告而

去所奉 旨則云覽奏情辭懇切盖凡求之切未
有不放者下得全其進退 上亦得全其始終如
是而後謂之體貌大臣故大臣重也今人見去之
難已多因循不輕言去及其不得已而言去累牘
連章積日閱月繫之維之使坐受頑鈍之名而潛
銷其耿直之氣大臣奈何不輕一輕矣卽將來繼
此者亦必輕卽今之庶僚及其身爲大臣亦必輕
卽朝廷亦必輕此近來數年間一大病未有爲
皇上言者臣今輒不敢隱伏願 皇上采臣之說
卽放臣歸但得生還首丘不至辱身辱朝廷幸矣

臣不勝云云奉

聖旨屢有旨留卿昨又特遣官宣諭何爲尚欲求去輔臣爲國股肱當殫忠竭力以稱倚任若但以身名爲重苦情爲辭將如國事何卿宜勉體朕意卽出贊襄慎勿再懇吏部知道

謝宣諭疏

奏爲恭謝 聖恩事臣于本日伏蒙 皇上批發臣向高揭帖奉 聖旨朕覽卿所奏悉見忠懇但今國事多艱正賴忠賢贊襄且考選之事已有旨卽次第發行軍餉著戶部從長計議設法措處卿

可傳示鴻臚寺堂上官宣諭二輔臣速令卽出入閣輔理以慰眷懷該部知道欽此卽日鴻臚寺堂上官李承華等捧到臣寓臣恭設香案跪聽宣讀至考選發行軍餉措處此目前急切大事 聖心一動則中外之望旦夕可慰臣曷勝忻忭及趣臣卽出輔理以臣之不肖而 皇上不搖於三至之口尚欲責以輔理之效臚卿特遣 天語傳宣殊常之恩臣又曷勝感戴謹望闕叩頭祇謝訖但臣昨日有疏重陳萬不得已之情如蒙 聖覽必能鑒亮今茲陳謝不敢溷瀆臣仰荷 聖恩隆天

重地卽不得效犬馬之力亦當啣環結草以報臣
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奏十八日
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宜遵屢旨卽日進閣以慰
朕懷吏部知道

乞休疏

奏爲 國事必藉身名謹披瀝衷情懇求准放事
臣于本月十二日具疏塵瀆十三日伏蒙 皇上
遣官宣諭復于十六日伏奉 聖旨屢有旨留卿
昨又特遣官宣諭何爲尚欲求去輔臣爲國股肱

當殫忠竭力以稱倚任若但以身名爲重苦情爲
辭將如國事何卿宜勉體朕意卽出贊襄慎勿再
辭吏部知道欽此十八日伏奉 聖旨覽卿奏謝
知道了宜遵屢旨卽日進閣以慰朕懷吏部知道
欽此伏念臣以至愚極陋濫承 宣諭累奉 溫
綸夫有至重之恩而恐不報至尊之命而敢不遵
必病狂喪心之人耳臣心未喪豈其冥頑至此顧
臣所爲嗷嗷哀求而不已者正 明旨所責臣以
身名爲重者也臣請以身名之關係國事爲 皇
上言之人臣一已之身名何足爲重輕至于國事



在前而身名迺重身不重不足以肩鉅名不重不
足以鎮物自古大臣先置其身於粹然卓然之地
而後能感格君心維持國是調劑庶政表率百僚
而後能有言必聽有諫必從有所擬議其進退必
行有所分別其是非必定故其書於史冊曰身繫
安危曰名聞四夷其重如此今毋論其身之何如
也一蒙訾議則身輕毋論其實之何如也一罹彈
射則名輕方且負釁含瑕皇皇救過之不暇迺復
抗章而圖袞職人必曰彼何人斯而欲學仲山甫
也復強顏而議平章人必曰彼何人斯而欲學阿

衡也况內之不足必至將言而囁嚅氣之不克必
至欲爲而蓄縮其輕至此則持祿容身已耳尸位
素餐已耳誠計及國事安得不去 皇上誠爲國
事計安得不聽之去而猶眷戀顧惜不忍棄捐直
俟其身名大敗國事與國體并傷而後已哉大抵
朝廷用人亦須用言人言其不堪者必真不堪也
勿用可也旣用而舍之可也人言其當去必當去
者也聽之去可也旣以誤用而拂人情復以不去
而增多口以處分損 聖度以聒瀆煩 聖心竟
爲辜恩不報之人尤有方 命不恭之罪臣當萬

本支館集 卷五
十一
死矣伏望 皇上察臣之勢鑒臣之情准放臣去
則所全者大非獨區區身名也臣不勝云云

乞休疏

奏爲懇乞 聖慈矜憐准放事臣屢奉慰留而猶
不避煩瀆期得請而後已臣竊度 皇上蓋於臣
下章疏或置而不覽或覽而不詳且其不指職名
而微辭隱刺有非電覽所能盡知者今臣之決去
衆亦已知之而猶恐臣之不果也官不必臺省言
不必露章其機更深其鋒更厲其來更不可測臣
非木石其何能堪每私念人之責望臣者指臣過

惡耶猶可湔滌責臣不做事耶猶可鞭策今臣則
如糞土而湔滌無所施如疲駑而鞭策無所用其
責望不在乎他而在乎臣之去則臣惟有一去可
以塞其望快其心而臣尚含忍隱諱不一吐於君
父之前 皇上何繇知臣亮臣聽臣去也夫以臣
爲不肖不退不休者是彼之立意也士君子進退
去就自有法度不降志辱身則臣之立意也孔子
稱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至于
避言已爲下列矧夫多言而不避者乎故曰見細
德之險微遙矰繳而去之此一段正氣如貞女淑

媛寧死不辱 聖主必務培植此氣俾常存乾坤
世界中以勵世風維國脈胡可羈縻繫繫令其摧
折銷磨以至于盡也且 皇上所爲用臣者毋亦
謂臣生平砥礪非糊塗苟且人耶迺今不識去就
之分濡滯依違則臣盡喪其生平而人亦以 皇
上爲不知人其累 帝堯之哲而虧日月之明豈
淺也哉伏望 皇上慨然准放允乞勿用 溫旨
令人有坐邀之疑卽聲臣抗違煩瀆之罪加斥逐
焉莫非 聖恩臣之感戴皆無量也臣不勝云云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初四日奏十二日奉

聖旨卿求去迫切情非得已朕已悉知但輔弼之
臣能竭忠報國是非毀譽自當明白豈得以一時
浮言決於引避且卿公清任事人亦未嘗不知宜
遵旨卽出毋復苦辭吏部知道

乞休疏

奏爲哀懇 聖慈垂憐准放事臣本月初四日一
疏十二日伏奉 聖旨卿求去迫切情非得已朕
已悉知但輔弼之臣能竭忠報國是非毀譽自當
明白豈得以一時浮言決於引避且卿公清任事
人亦未嘗不知宜遵旨卽出毋復苦辭吏部知道

欽此臣當卽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之求去情非得已聖鑒亦已洞然但欲臣以負瑕含垢之身竭忠報國則臣不能欲臣不避人言覩顏居位以俟是非毀譽之明白則臣尤不能臣平居常論士君子大節壯而行老而休乘流則逝遇坎則止不離此四句在聖人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在吾人不得不止不得不速至其身之所處如水之冷煖飲者自知古人不告于妻子不謀于朋友自決而已故臣出處之際更不向人商量人有遇坎而向臣商量者輒以止對今其人或在林下或在仕途屈指計之蓋有十數人焉倘謀人則明自謀則昏平日侃侃焉能道止足之言而今賢賢焉不識去就之分則臣所與謀諸人豈不笑臣臣亦何顏見之夫臣雖挂名仕籍叨冒衣冠竟是一個喫齋修行之人雖幸主人容納而見其左右有不喜懽便披衲躡屩而去彼何所求而甘受人呵斥嘲笑爲哉昔李泌願賜歸衡山當時人主念其難容亦使寄館淮南以避之今皇上但賜臣歸清源山足矣臣歷考前此閣臣雖甚眷留至五六辭必放竊度其時上則求之皇上下則託之同官

皇上念其懇誠而傳放同官見其真切而擬放相體相成猶是古意廼今皇上不肯傳同官不肯擬直取不得不去之人而繫繫之必令其汗巖狼狽或客死異鄉豈聖主所以厚遇大臣卽同官自爲他日計亦不應若此臣求去之急不識忌諱伏惟皇上亮臣放臣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奏廿三日奉

聖旨卿言流行坎止此是常說大臣之義當國家有事亦當權輕重以爲去留今各處災傷艱危日甚若皆愬然引去誰爲匡維寧不負朕所望宜遵屢旨勉出贊襄不准辭吏部知道

乞休疏

奏爲萬懇 聖慈垂憐准放事臣于本月十三日又具一疏二十三日伏奉 聖旨卿言流行坎止此是常說大臣之義當國家有事亦當權輕重以爲去留今各處災傷艱危日甚若皆愬然引去誰爲匡維寧不負朕所望宜遵屢旨勉出贊襄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惶悚不勝感激當卽焚香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各處災傷皆臣召致此人嘗以責臣者夫召致之人必不能爲匡維之事

必去而後政地可清必去而後天災可弭迺以一
臣之不去令 廟堂之上寧靜無期公車之章省
覽不暇何暇爲國事時艱吏治民生計乎故臣之
當去與其不得不去不但臣知之人皆知之 皇
上倘覽臣疏并徧覽先後諸臣之疏在 聖心亦
必洞然今 皇上累旨留臣不以煩擾聒瀆厭臣
伏惟 聖恩如天罔極無以加矣臣三月八疏生
平之懷抱衷情之委曲披瀝輸寫亦旣反覆罄竭
無有餘而不盡者矣臣今不敢再有所言惟乞
皇上憐臣亮臣傳旨放臣俾臣得全始終臣生當

墮首歿當結草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二十三日奏二十九日奉

聖旨屢有旨以國事多艱賴卿殫忠夾輔勿堅去
志迺屢奏不已是終以人言介懷當思君命爲重
卽出贊襄方見輔弼大臣愛君憂國之意不允辭
吏部知道

乞休疏

奏爲待 命日久衰病難支萬懇 聖慈垂憐准
放仍容辭俸以免素食事臣自四月避言乞休疏
今十上矣詞窮意蹙屢荷慰留 皇上之批答頻

李太師集卷五
世六
煩臣之聒瀆不已蒙 遣官宣諭復命同官嚴諭
而臣不敢趨承昨 萬壽聖節蒙銀幣之賜未經
朝見不敢廷謝亦不敢隨大班行禮惟詣仁德門
叩頭而先是數日已患腰痛強拜興幾至失儀若
夫朝政閣務則一毫不敢與聞久矣伏惟 聖恩
高厚臣何忍負 君命嚴重臣何敢違其萬不得
已之情屢疏已悉而臣年近七十羸弱多病數月
以來進退維谷久困無聊精神益損氣血日枯腰
痛不愈兼有唾血之症臣今惟憂性命而冀生還
凡近日新舊科道所言臣不暇辯亦皆可無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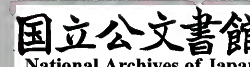
伏望 皇上矜憐傳放誠爲終始生全之恩而臣
既久不事事所有俸薪并乞照例罷給臣不勝云
云萬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奏二十九日奉
聖旨卿堅臥日久屢旨慰留切望勉出以副眷懷
如何又以衰病爲辭苦欲求去知卿精力強健佐
理有餘朕方勵精庶政輔弼之任深藉老成宜遵
旨卽出贊襄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乞休疏

奏爲病臣委難供職乞 賜骸骨以遂首丘事臣
自四月乞休連章累牘未蒙 俞允迺本月二十

五日告病并辭俸一疏伏奉 聖旨卿堅臥日久
屢旨慰留切望勉出以副眷懷如何又以衰病爲
辭苦欲求去知卿精力強健佐理有餘朕方勵精
庶政輔弼之任深藉老成宜遵旨卽出替襄慎勿
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力疾叩頭旣而
抽繹明綸則臣一毫無所矯飾之真心與萬分不
可勉強之精力猶有不能自達於君父之前者臣
羊齡衰暮精血虛枯怔忡健忘耳鳴目暗鼻淵口
瘡脅痛肛脫種種賤疾備於一身而腰痛咳血迺
近日之新疾也待命多時求去不得心肺燔灼寢

食失常此在壯夫亦必成病况素多病者乎夫人
之彈射猶可忍默身之疾病豈能勉強卽上臣急
君徇國不顧毀譽惓惓然爲建樹勲名計而精力
不支則不能卽貪夫留戀隱忍不恤笑罵兢兢然
爲身家祿位計而歛期將至則亦不能惟有一去
而已矣臣每見年來諸臣稱疾乞身 皇上亦多
所不信旣而物故有于京邸者有于途次者竟不
生還豈不可傷 皇上誠蚤念其至此亦何忍留
而不放也今臣犬馬疾病實非矯飾伏乞 皇上
憐憫放歸得解觸藩之苦庶幾殘喘猶可少延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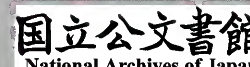
戴 天恩曷其有極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六年
八月三十日奏九月初五日奉

聖旨卿前屢疏以人言求去茲又再疏引疾懇切
真情朕已悉知但政本重地輔理攸資以卿忠亮
老成特加簡用廼猷為未究堅欲乞身殊非大臣
體國竭忠之誼勉回去志即出贊襄是朕所望卿
其體之不允辭吏部知道

乞休疏

奏為病臣待放日久情感詞窮懇乞 聖慈俯垂
憐憫事臣前月三十日一疏伏奉 聖旨卿前屢

疏以人言求去茲又再疏引疾懇切真情朕已悉
知但政本重地輔理攸資以卿忠亮老成特加簡
用廼猷為未究堅欲乞身殊非大臣體國竭忠之
誼勉回去志即出贊襄是朕所望卿其體之不允
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力疾叩頭臣疏多
矣蒙 皇上慰留至頻數矣而徇馬之疾委屬不
支呵斥之聲况亦難受呼天不聞掛冠不可因念
古人接淅而行不脫冕而行明日遂行三宿而出
彼時進退綽綽即為孔孟何難使仕於今不知其
何如也故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臣觀



李文節集 卷五 卅九
今時亦有惜名節知止足之人祗緣引去之難愛
反爲害榮反爲辱位居大僚而其去就遠不及庶
僚之便身在國門而其情況殆不勝拘繫之苦今
皇上誠憐臣放臣卽聲臣違命之罪而嚴其譴惠
廼過于溫綸卽治臣不職之罪而削其籍幸廼過
于加官臣進不能報 聖恩則有退而修身正俗
以報生不能報 聖恩則有歿而結草啣環以報
何必戴星出入橐筆左右亦何必鞠躬盡瘁歿而
後已哉臣不勝云云奉

聖旨政本重地從來皆數人協力贊襄今二卿求
去愈堅甚非事體惜名節知止足是卿雅志朕已
悉知但朝廷愛惜老成不輕進退之意卿亦當體
還卽遵旨勉出以慰朕懷前奏辭俸俱不允吏部
知道

乞休疏

奏爲病臣困苦已甚萬難復留懇求 傳故事臣
本月初六日一疏伏奉 聖旨政本重地從來皆
須數人協力贊襄今二卿求去愈堅甚非事體惜
名節知止足是卿雅志朕已悉知但朝廷愛惜老
成不輕進退之意卿亦當體還卽遵旨勉出以慰

朕懷前奏辭俸俱不允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惶
悚不勝感激謹力疾叩頭謝恩惟臣前疏哀求至
于自甘嚴譴情願削籍惟求傳放一聲而微誠猶
不足達天急辭亦不能動聽始知世所相加以頑
鈍之名有自已求者亦有自天降者緣臣器小而
受大積薄而取豐天之所厭將毀其末路而不欲
與之生還也臣一身百病以藥代食六月間遇一
僧人爲臣灸頂心太陽二穴八月復灸一次杳不
見效所謂枉燒肉者耳蓋臣自見衰病侵尋子纔
七歲送終之服已製於客邸藁裡之事亦豫於家

鄉雖臣心尚長而臣筭已短夫以諸葛亮之才當
危急存亡之秋故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亮僅
五十四歲耳今無其才又非其時歲則邁矣病則
甚矣名辱身殲爲異鄉之鬼無益也故臣惟求
皇上傳出准放一聲俾臣生出國門歸而待盡卽
身後帷蓋臣敢援先臣魏驥之例卽于今日預辭
矣臣不勝云云

乞休疏

臣觀今天下南憂水災北憂建夷而中朝之憂有
甚於洪水夷狄者李廷機之一日未去也廼臣所

憂獨此七尺之軀一綫之命耳語云匹夫無罪懷
璧其罪臣祇爲叨冒今銜故明有人非幽有鬼責
人之話柄臣之病根皆此爲之祟也伏乞 皇上
奪臣今銜令以前官去而亟放之庶災釁可消殘
生可延臣不勝云云

乞放疏

奏爲哀懇 聖慈亟賜傳放事臣自四月乞休經
今七箇月餘疏已十有四矣臣生平罪狀先後言
者摘發已盡在 聖明亦知臣之不肖用之誤而
斥之晚矣臣病難支亦已具於前疏不敢重陳矣
臣今度日如年在邸舍如在園土而 皇上尚不
放臣坐視臣身無完膚命不生還竊度 聖慈亦
必不忍伏乞 皇上傳放一聲臣不勝云云

乞勘差官始末疏

奏爲乞勘差官始末事情并甘罪譴事臣頃者疏
辯科臣彭惟成劾臣通夷媚酋之事惟成復有疏
劾臣指批爲劄臣未及辯而前疏已下復奉 聖
旨建夷騷擾驛遞爲害不輕差官會同撫鎮曉諭
亦是正理覽卿奏朕已知道了還遵屢旨卽出贊
襄不必以此介意吏部知道欽此臣流涕感激以

爲 聖鑒已明無辯可矣迺言者相繼不已臣安得避煩瀆不再爲 皇上一陳也臣始因科臣劄付之訐隨取禮部卷宗來查止有通狀手本稟狀司稿咨文批文幾張用印鈐連並無劄付臣謂批卽劄耳及見惟成再疏重查一番亦不見劄付何在適有主客司書辦來取原卷臣親問之迺云堂稿所載批文前有一稿內稱合劄本官者便是劄付臣閱稿中主客司案呈有議差女直館序班李維葵前往遼東巡撫衙門會同總兵官選差通官同詣奴兒哈赤等營寨商議宣諭等語及案呈到部則有合劄本官卽將發去遼東巡撫咨文齎赴本衙門投下聽候會同該鎮總兵官查照咨文內事理從長商議宣諭奴酋務期恩威兼著懾服夷情節省驛遞毋得苟且塞責或別啓釁端等語臣批一行字此堂稿劄付全文維葵所執諒卽此也迺但錄其前而遺其後則所云從長商議毋得別啓釁端之語人不及知安得不滋疑議今惟一勘顛末自明惟成之論不爲無因臣之辯亦不爲說謊而臣本以腐儒偶署部篆年久事多罪過山積卽此一事特因一紙通狀送來及數十牛頭哀告

一時不忍致惹禍端止是官失題差臣前疏既以昏迷差錯請罪矣雖蒙 聖鑒難解人言伏乞勅下再行一勘然後正臣之罪以謝言者以警將來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初十日奏十四日奉 聖旨差官宣諭建夷卿雖偶失題請然其意只是欲約束夷人以甦驛遞且劄付中明言與撫鎮官從長商議何云私通覽卿奏事情明白朕知道了不必行勘該部知道

乞放疏

奏爲病苦難支哀懇亟放事臣席藁乞骸累月以來今十七疏矣臣受 皇上再生之恩卽捐糜此身不足爲報然臣病已不可支臣力必不可強臣去再不可緩諺云衆人所指無病而死况以衰年多病之軀而有從前人所未嘗之苦食不下咽坐不帖席方寸憂煎神覓驚悸舊疴并發藥石難施盖涯分久踰崦嵫已迫 皇上雖能再生臣而度臣之勢已如朽株槁木未有能生者也今河將凍而天未甚寒輿疾陸行乘此時猶爲少便伏乞 皇上垂憐亟傳准放一聲臣情感詞窮不勝云云

乞休疏

奏爲 天語難承臣去宜亟謹陳謝求放事頃者同官臣向高恭捧 聖諭到臣以國家多事邊方擾攘不宜謀身高蹈責以大義而勉其速出臣望闕叩頭感激流涕既又見部院所奉 聖諭壹道所以告戒諸臣者尤極諄切在臣卽有憂危慮害之心亦當爲大義而排遣卽當束裝就道之際亦宜抑微志而改圖惟是臣終有不得不去而去又不得不亟者臣以至愚不肖誤蒙簡擢處非其據蓋自爰立之日而臣已知其不能久事 皇上嘗

于疏中發之展轉遲回至于今年四月鄭振先疏出臣自分决無再出之理累疏求去至于 欽遣鴻臚寺官宣諭而不敢出恭遇 萬壽聖節而不敢出臣于去就之分亦或有一隙之明馬而不蒙允放以至于今名檢旣已盡捐首領亦將不保賴皇上察之鋒鏑紛拏之下出之鼎鑊阽危之中蕩蕩 聖恩如天罔極而臣生平自好惟不敢踰閑越軌爲兢兢不意一旦跋躓窘辱遽至于此是以自愧自怨自恨自傷腸一日而九迴寢一夕而數起憂危日積病廼轉增 皇上猶謂羣猜衆怒經

數十彈擊之人尚能爲 皇上主張國事籌畫邊
方乎猶謂一息奄奄死期將至之人尚能出而視
事分猷贊化乎 皇上爲國事計亦宜亟放臣卽
爲國體計亦宜亟放臣苟猶因循不忍以俟異日
至于事勢橫決欲生臣而臣不可生 聖心亦將
悔之矣臣言至此五內如焚伏乞 皇上憐臣蟻
生慨然放之臣不勝云云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已有旨諭卿卽出如何
又以求放爲言輔臣誼當體國豈可專于潔身宜
卽出贊襄慎勿再陳吏部知道

乞放疏

奏爲哀懇 聖慈垂憐亟放事臣徇馬疾病痊可
無期顧此羈棲如在縲紲當茲短晷似度長年其
間情景言不能盡 皇上穆清之表何繇及知呼
天而天弗聞叩神而神弗應困窮無告狼狽不堪
至臣今日極矣臣在此一日卽臣一日之苦得蚤
放一日卽 皇上一日之恩伏乞 皇上發慈悲
念卽放臣歸無復躊躇俾臣生出國門不至爲異
鄉之鬼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四
日奏二十七日奉

聖旨卿求去情詞日加迫切朕豈不相體亮但政本乏人國事爲急故苦欲留卿還遵諭旨勉出以慰朕懷吏部知道

乞休疏

奏爲哀懇 聖慈垂憐亟放事臣病深苦極微誠不能動天每對同官臣向高流涕求其代臣上達而向高但云 皇上不放臣之困窮無告一至於斯臣向苦乏僕頃一僕方從家來臣隨令送家小回籍天寒子幼非無老牛舐犢之情以在此而舉家不寧不如先行之爲便也臣今隻身待 命抱

病孤棲若再延遲必爲異鄉之鬼後事誰托孤襯誰扶臣言及此 皇上能不惻然一動念乎伏乞皇上憐臣放臣毋復躊躇臣不勝云云奉

聖旨覽卿屢疏已軫朕心茲聞道家先行益用悽惻君臣一體朕已頻煩慰留卿豈可恣然若是長至屆期卿還勉出不允辭吏部知道

乞休疏

奏爲萬懇 聖慈垂憐准放事臣伏覩 皇上於求去之臣多未放去切謂 皇上卽曲加愛惜就中度其猶能留者留之可也若臣則萬萬非能留

之人萬萬無不放之理徒淹日月徒滋塵瀆徒煩
聖心且使獨抱一腔之志而僇辱反過于賤人尚
餘一息之生而性命卒捐于客邸繇是朝無令終
之輔世無善息之人政地日輕士風日下未必不
繇此也人情急者無擇言伏望 皇上察臣所陳
憐臣病苦亟放臣去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六年
十一月初七日奏十二日奉
聖旨朕屢旨慰留而卿求去不已豈朕肱一體之
誼今長至屆期輔臣堅臥尤非國體宜遵旨勉出
以慰朕懷吏部知道

五卷終

李文節集卷之六

晉江 九我李廷機著

奏疏

長至揭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臣李 謹題恭遇 長
至今節禮當慶賀臣因在告不能恭詣午門仁德
門行禮謹擬是日私寓恭設香案扶掖望闕行五
拜三叩頭禮少伸臣子慶忭之忱臣不勝瞻戀感
戴之至謹題 知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題

皇太后聖壽疏

恭遇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
萬壽聖旦臣備員輔弼仰戴隆恩比之恒情
倍切忻忭茲因在告不能恭詣慈寧宮門行禮謹
擬是日私寓恭設香案扶掖望闕行五拜三叩頭
禮少伸臣子慶忭之忱臣不勝云云謹具題 知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題

恭謝傳諭并乞放疏

奏爲恭謝 聖恩并求准放事日者 皇上批發
臣向高疏奉 聖旨朕覽卿所奏忠君憂國謀猷

遠慮至意各省災傷黎庶困苦流離宜卹昨都已
有旨留銀賑濟俾民得沾實惠卿開陳諸事朕已
知道了其補卿貳大僚各處督撫檢查點用軍士
守戍饑餒請餉著農卿設處元輔次輔久臥在家
調理其疾已瘳且 聖母萬壽節在邇著鴻臚寺
官宣諭速出贊襄夾輔共濟時艱該部知道欽此
伏蒙特遣鴻臚寺官宣諭該寺卿李承華等捧到
臣寓臣恭設香案扶掖跪聽宣讀臣不勝感激謹
望闕叩頭祗謝訖伏惟 皇上嘉納忠讜賑卹災
民卿貳督撫業許點用軍士餉糧又命設處 皇

李文簡公集卷六
上存心於天下如此臣豈不踴躍願佐太平而况
聖母萬壽率土騰懽臣近臣也獨恐不恭詣宮門
一效岡陵之祝哉惟是臣身委不能出臣苦亦不
敢重陳 聖恩如天祗承無地何顏以贊襄夾輔
何力能共濟時艱惟望 皇上貸其衡命之罪憐
其萬萬不得已之情亟放臣歸卽犬馬餘生猶可
歌咏太平祝我 皇上聖母萬萬歲壽也臣不勝
云云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奏二十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還遵諭勉出以慰眷
懷

乞休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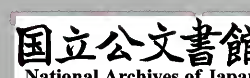
奏爲懇乞 聖慈垂憐准放事臣患病多時疴羸
已甚然前蒙宣諭尚能勉強跪聽望闕叩頭自此
連日以來內苦閉塞外兼跌蹠痛楚呻吟竟日徹
夜扶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病勢至此蓋已難矣
臣與臣賡同病同情今聞賡垂危而臣復如此亦
可憐之甚者也伏乞 皇上俯垂憐念卽與尚書
蕭大亨一視准放臣心稍寬病或可活實 皇上
再生洪恩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奏十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卿求去懇切慰留甚殷况今新失首輔政本單虛卿豈可復有所請宜即出贊襄不必再陳吏部知道

陳利害并乞休疏

奏為身危更憂 國危謹冒死陳言懇祈 采納以奠安宗社事臣在病中同官臣向高常來看臣輒相與疾首蹙頰而憂 國事之危急也虜猖獗甚矣餉不給久矣令戶部設處無可設處矣有如虜即入犯芻糧何在戰將戰士戰馬何在朝中可分領調度防守者何官即烽火通乎郊圻有拱手

而已豈不至危急哉故臣等及中外諸臣屢以內帑為請誠見外無所措而不得不求之內下不能應而不得不望之上耳而 聖心未動渙發無期邊軍之鼓譟必不可免戎虜之縱橫必不可禦金甌之天下必不可保 皇上觀此時勢以為危急乎未也且權稅久矣財盡民窮額外之賦既多惟正之供轉縮故臣等及中外諸臣屢以罷稅為請豈誠有利而故不取亦見此事病民病國利無毫毛害若丘山而 皇上猶以為自然之利不忍遽割民即離叛稅從何輸與其停之自眾庶孰若停



李文簡公集卷六
之自朝廷與其亂至而捐貲孰若及時而施惠廼
望者急於倒懸而 皇上尚欲遲之歲月噬臍何
及雖悔可追此事又非至危急者哉臣伏覩 皇
上至明至仁真可有爲堯舜之資惟於利之一字
不無牽絀蓋 皇上亦知臣淡薄而臣本不自意
草茅細行能動九重之知亦微覺其中有味存焉
臣入京六年受 皇上俸薪不時賞賜臣能節用
無不足而且有餘人言臣五百金買房而未知臣
之蓄尚不止此者臣每領受無愧色付之僮僕
無疑心筭鑰不問夜戶不扃寐而甚寗覺而甚適

此臣食芹之美曝背之暄每思獻之君父而欲俟
臣位稍安事 上漸久而後乘間從容言之今臣
已矣人之將歿其言也善誠得 皇上用臣之言
卽歿不望惟蓋之施卽生還不望金綺資斧之資
矣夫 天子富有四海何必多藏古人言有餘爲
災平爲福凡物皆然而財尤甚蓋金氣寒而寶難
久秘積而不散必爲妖爲祟人言良有所本非欺
謾也臣願 皇上奮然乾斷掃去數年牽絀之利
心卽發帑金濟邊卽停稅撤去稅監以阜民足國
保我 祖宗艱難辛苦僅得之天下無使動搖毋

李文節公集卷六
以危亡爲未必然毋以人言爲不足信臣旣病臥
例不敢具揭卽此疏臣不外傳惟祈 聖明裁察
施行臣不勝力疾云云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
二日奏

乞休疏

奏爲留歿不如放生哀懇 聖慈鑒前憫後以終
恩遇事臣九月內一疏言諸臣稱疾多不蒙放旣
而物故良亦可傷今臣廢又若此矣廢初未有必
歿之症也祇因衆口沸騰無所容其身而 皇上
又固留之進退徃徃抑鬱無聊處必去之地而不
得去故無必歿之症而竟以歿耳今卽卹之優何
如放之早使其被異數於身後何如遂微願於生
前 皇上但視廢可以知臣矣 皇上不放臣去
臣又爲廢之續矣今大僚無人不言去者去無陛
辭國門無祖道必輿襯而後返路哭而後行盛時
景象必不若此 聖主始終恩遇亦必不若此臣
今求 皇上鑒已歿者之無及閔後歿者之將然
亟傳一語放臣無令一時二臣淪胥以逝並臯
聖主之恩徒彰政地之厄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
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奏十一日奉

聖旨政本乏人方思簡用豈能聽卿之去眷倚甚切卿宜仰承爲朕勉出勿得堅辭吏部知道

乞放疏

奏爲哀懇 聖慈垂憐亟放事臣自四月杜門至今乞休之疏已二十五上初以大義時勢不得不求去放繼又以病求放至本月初四日一疏則因臣廢亡而援之以求放臣之情亦甚迫矣連日待命未蒙 俞允蓋 皇上向亦不信廢病不知今聖心亦悔否倘視其亡而不悔是 聖主至仁不忍於一夫而獨忍於輔臣如悔其不放則又安忍

留臣以貽後悔也臣蒙 皇上遣鴻臚寺官宣諭至再而不能出又命同官臣向高傳諭而不能出萬壽聖節臣不能出長至今節臣不能出 聖母萬壽臣不能出蓋廢尚能於 聖節前勉強一出而臣則不能勉強矣今家眷先去才然一身稚僕僅二三人一旦溘然先朝露誰爲殯斂誰爲扶襯而歸也夫人非木石豈有受人叱咤如奴隸驅逐如寇賊能夷然久忍而不病者又豈有衰年長病抑鬱無聊之極而不死者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伏望 皇上亟發慈悲但傳准放一聲毋使臣爲廢

之續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
奏十九日奉

聖旨元輔既歿卿又苦稱病因朕豈不軫念但今
政本乏人已極一時誰共贊襄委難遽允還遵旨
卽出毋孤朕意吏部知道

乞放疏

奏爲待命已及年終懇乞 聖慈垂憐准放事臣
杜門日久章疏頻煩千言萬語不足以動 聖念
臣苦日甚臣病日增今一年又將盡矣夫難回者
槁木之生不奪者匹夫之志徒延日月徒虛官次

屢有瀆陳徒重愚臣之罪溘然長逝徒傷 聖主
之心伏乞 皇上憐臣放臣俾臣及此年終生出
國門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奏二十五日奉

聖旨從來輔臣求去未有卿如此迫切朕豈不體
念但政本乏人邊疆多事卿可不爲朕少留正旦
前還宜勉出以慰眷懷吏部知道

辯滇撫賄疏

奏爲特辯賄情仰祈 聖鑒事人之論臣有賄賂
賊私臣俱不辯迺所指臣受雲南巡撫陳用賓金

帛因爲擬 旨從寬至今牽連未已則臣何敢終
無一言臣與用賓同是晉江縣人臣猶記得臣以
編修主考浙江時用賓爲按察使送臣下程折儀
臣首卻之迄今十八年用賓巡撫十六年未嘗受
其一扇一帕用賓亦不復餽臣又記得臣在禮部
沈鯉在閣時一日語次偶及雲南兩廣二撫臣臣
謂二臣未放人多議其頑鈍臣不願鄉人有此名
似以亟放爲便此又用賓所不及知者及雲南失
事初次報捷覆本到閣朱賡告病臣與葉向高避
嫌送賡不票往還至再日云暮矣臣不得已與向

高同擬以爲方將責之戴罪討賊則未宜過嚴以
沮其氣其失事輕重隱匿有無不得不付巡按勘
實以服其心及後來票本臣與向高極力苦辭賡
廼票耳臣病中再思亦似當時事體止合如此而
臣素有寡情之名在用賓父子與臣鄉人尚以爲
過嚴而論者則以爲寬爲賄但知同縣而未知平
素無交臣不庇用賓用賓亦不望臣庇晉江一縣
京官最多皆臣證也今雲南罪狀下有公論上有
聖裁臣去國之人久不與知特恐 皇上或因人
言以臣爲真受賄則臣真爲嗜利徇私弄權壞法

欺君誤國之人不得已而有此一白耳尤望皇
上以臣病苦及此年終放臣使臣得脫此身於風
波之中是非之外庶臣節不至太污臣生或可少
延臣不勝云云奉

聖旨卿正直公清朕所素亮豈有受賄之理覽奏
已知道了卿亦不必以此介意吏部知道

乞放疏

奏爲候放踰年勢窮情蹙懇乞 聖慈慨允以遂
首丘事伏念臣罪同山積旣噴有煩言而病與日
增又全無起色疏復一疏血已瀝矣而未蒙 聖

主之矜憐日復一日歲已更矣而猶爲國門之滯
滯人謂此中自有聳動解脫之方臣病且愚莫知
所出自苦而已臣鄉距京師八千里家小先去此
時抵家而臣篤病孤棲奄奄一息掛冠不可補牘
徒煩不謂尺五之天而隔於九閭遠於萬里迺至
於此今獻歲發春正 聖主布德施惠除舊更新
之日請從臣始伏乞慨然允放無復躊躇不但臣
首丘有期實我 皇上放生之仁惟新之政也臣
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奏

乞放疏

奏為病臣困苦至極懇乞 聖慈准放事臣自去
年四月抱病杜門乞休之疏三十餘上新正遵守
禁例至二十一日廼敢疏懇私計以為歲序既更
天心必為感動候 命累日疏猶留中臣瀆告詞
窮膏肓疾痼孑然獨處度日如年蓋臣之困苦莫
甚於今日即從前輔臣其困苦亦無如臣之甚者
也伏乞 皇上俯垂憫念即放臣歸全臣犬馬餘
生亦以彰 聖主待輔臣之厚臣不勝云云萬曆
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奏

乞休疏

奏為病苦至極哀求亟放事臣前月下旬兩疏塵
瀆迄今未奉 俞旨不知曾經電覽否或覽而天
心未為動也古人可止可速得如其志今止則能
決之臣速則必求之上且今日放臣謂之久不謂
之速矣先臣賡去年正月告病冬仲而卒計十一
箇月若臣告病今亦十一箇月此時非臣歸期即
臣歿期迫切極矣同官向高所知臣每見輒哀求
代達 皇上但一問之果無假托即傳天語准放
臣歸不但臣得遂首丘之願感戴 聖恩而所省
煩言尤多益以章 聖斷矣臣不勝云云萬曆三

李文節集卷六
十七年二月初九日奏

乞放疏

奏爲病苦至極懇求憐放事臣自正月二月三疏
嗚呼不蒙省發臣以衰年久病羈絆都門將及一
載吞聲屏息備嘗生平所未有之苦雖連章累牘
總難具陳臣前疏求 皇上問之同官向高迺未
蒙賜問九重深邃豈知外間情態與臣一身之痛
楚度日之艱難今諸臣待命者多獨臣最久而官
不可曠勢不可延義不可逃志不可奪與其畢命
於此而費齋糧種種之恩孰若及今憐之放之使
曳尾塗中之爲惠而不費也伏乞 皇上亟發慈
心賜臣骸骨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七
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乞 聖慈憐殘生矜微節蚤賜斷決存國
體事臣新年四疏未蒙覽發一槩留中臣自朱賡
亡後感慨未已數日間又見楊時喬楊道賓相隨
物故因思古人就寢輒與冠履作別人生如朝露
世間種種真如幻影浮漚何須計較今臣年邁道
賓衰同時喬而病過之此殘生之可憐也臣平生

李文節集卷六
頗知愛惜不圖兩年來蒙被謫墜至不得齒為人譬
諸市撻已無完膚扶昇亟歸猶得終于牖下此微
節之可矜也然此就臣身言之耳顧使之疾病沈
綿而不得去使之跋躓狼狽而不得去則國體關
焉自昔年至者許之引年有病者許之養病以臣
所睹記自國初以來未有閣臣杜門經年乞骸三
四十疏而不去者臣以爲臣之殘生不足憐微節
不足矜而國體深可惜也故臣願 皇上蚤賜斷
決卽放臣去毋使心膂股肱之臣屢有畢命於旅
邸者以孤恩遇而汙都門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

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乞 聖慈 聖斷賜決賜骸事臣自春來
五疏槩蒙留申今春又將暮矣伏念臣受 皇上
深恩如天罔極使臣萬分中尚有一分稍可勉強
而遽忘盡瘁屢爲聒瀆臣獨何心臣想 皇上深
宮靜攝凡諸臣之疏與臣近疏俱不暇遍覽則臣
之極病極苦 皇上必有不及知者故臣前日一
疏欲 皇上一問同官向高而 聖心不動并疏
不發日復一日茫無還期此所以苦中增苦病中

李文簡公集 卷六
加病欲効尤梅福之徒而不可將爲朱廣之續而
未能惟有伏枕展轉擁衾流涕而已伏乞 皇上
亮臣之情貫臣之罪憐臣放臣臣不勝云云萬曆
三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奏

乞休疏

奏爲病極苦極乞 賜骸骨事臣近日累疏俱不
蒙發下臣自知疏多詞繁瀆擾已甚必爲 聖心
所厭然臣非爲私便非爲推託非忘 聖主深恩
非昧致身大義臣不得已也蓋臣病極矣杜門伏
枕寒暑載更脾土以不動受傷而胃氣愈弱心火

以常動滋熾而肝血愈枯豈藥石可療豈倉扁可
治諺曰真病難醫此臣病症也臣苦極矣節喪則
唾面自乾不爲含忍罪著則俯首自伏不足矜憐
如停糞穢日費掃除悻悻則義無所逃奄奄而數
猶未盡諺曰啞子喫苦瓜苦說不出此臣苦喻也
臣所以連章累牘千言萬語惟求賜骸如獸負矢
而疾奔如鳥將死而哀鳴今 皇上而不憐臣誰
憐臣者尚不放出必死都門放出再遲必死於道
路矣爲此不避瀆擾再控 聖慈但傳准放一聲
臣得離苦海少延殘生卽地下亦當爲草爲環卽

來世亦願爲犬爲馬以報今日未報之恩終不忍負也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初七日奏

乞放疏

奏爲哀求亟放事臣七疏留中久困無聊病益增劇終日吐痰始至盈升鼻涕淋漓涕盡血出及寢暫止而胸膈作痛寢不成寐覺來辛苦異常四肢惡寒又似瘧症總是晚暮衰頹繫維困頓精神血氣日就焦枯如經秋黃葉遇風便脫耳夫此地此官世俗所羨衆庶所爭至號爲大物而有召而弗來留而弗處者必精力難強廉耻難捐有縈其中

有迫其外者也今臣杜門不出一年矣卽王錫爵蒙召幾二年矣 皇上何爲苦此二臣夫有堯舜之君何患無堯舜之佐用舍通行去來皆適無曠官無廢事無瀆告無煩言誠至便也伏乞 皇上但傳准放一聲令臣得將此垂盡之生一登先臣之丘隴而後就木焉臣感戴 天恩曷其有極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奏

乞放疏

奏爲苦楚異常籲 天求放事臣見自古人臣去就無論接浙而行不脫冕而行者至爲綽約卽漢

唐宋以迄我朝惟患人臣不求去與求去而不決不急者耳未有求去之決至經年不出屢論不出而求去之急至數十疏而猶不得去者也臣一日在此實為目前莫大妨碍人見 皇上未放臣去則專罵臣不去蓋臣自去秋邸報已盡屏不觀間或一二得於傳聞凡有血氣之倫亦所難忍而甘受者七十歲將歿之人旦食不過一粥夜眠不過一席從前有何冤業此後更何求望而巽牀緘口唾而自乾而未足也蓋自去冬而人有謂臣求去之難須行破格之事臣聞不能解及見近來相繼

叩闕而去者廼知人久以此望臣遂以臣為戀不肯去耳夫無所逃者臣之義也體之恤之不強其所不堪 聖主之仁也臣一出國門而苦楚蘇妨碍亦徹所省章奏不知許多此甚易甚簡之事皇上何難於一斷也伏乞 皇上憐臣放臣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廿五日奏

乞放疏

奏為放難再緩事在不疑懇乞 聖斷事臣于三月二十五日具疏求放今又旬餘未蒙 俞旨望眼欲穿食咽不下一息奄奄如欲絕之綫五內搖

搖如不繫之舟蓋其日久而苦極矣 皇上聰明
睿知人情事理無不周知臣之萬萬宜放萬萬不
能留久在 聖衷此事何難一斷決而使臣狼狽
困頓至此極也伏望 皇上即允臣奏賜臣一副
骸骨一條性命臣之病勢苦情與其首丘而感恩
誓報前疏屢具臣亦不敢復贅瀆矣臣不勝云云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八日奏

乞放疏

奏為窮極無聊號天乞放事臣聞古人有言難進
易退今迺見求退之難更加於進臣自去年四月
乞休今週一年矣一年之間中外大臣物故者若
干人臣猶得延犬馬之生以待賜骸臣之大幸也
然今猶不放不使生還恐後人又有借臣為辭以
瀆天聽者矣臣頃見 明旨處分徑去諸臣人服
其當臣雖束身待命而負君負國之罪浮於去者
臣今誠得以罪行褫官奪級人亦必服臣亦願之
皇上天也窮極無聊不號天將焉往乎伏乞 皇
上憐憫允放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十
七日奏

乞放疏

奏爲窮極無聊懇乞放歸事臣自去年四月二十日乞休歷夏而秋而冬而春而復夏今屆端陽矣節序屢更唇舌已敝而天心不動若以臣爲瀆擾而厭棄之者臣前後四十餘疏以去就大義請而不得也以犬馬疾病請而不得也以往時去者之故事請而不得也以近日死耆之苦情請而不得也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則皇上之放臣無期而臣之生還無望矣臣前疏願賜降黜而去此臣真心也伏望 皇上鑒之憐之亟賜俞允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奏

乞放疏

奏爲待 命又逾端陽懇乞 聖慈俯憐病苦亟賜放歸事臣自去歲端陽之前席橐乞休竊計歸期不過旬朔詎意濡滯以至於今節序屢更端陽再見自來閣臣之去未有若此其艱難者臣病而益苦苦還增病禱祈弗應占卜無憑永日如坐圜扉經年不出房闥此苦人所希有亦臣所未嘗 皇上其仁如天恐令臣困窮至此臣又見同時亦有一二求去之臣久而不放不惟鬱抑難堪而朝廷之政事妨悞不少况政地之重過於諸司而久

留衰殘狼狽之人使揆路久妨而獨勞者無助尤
不宜之甚者也伏乞 皇上曲體下情軫念國事
慨然斷決卽放臣歸而後諸臣之待放者皆可以
次推及矣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初八
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乞 聖慈憐放事臣今年乞休十有三疏
俱不蒙賜允臣自念犬馬之力旣不能報主蝼蟻
之誠又不足動天困迫而上不憐鳴號而上不應
此臣積過叢愆辜負玷辱所致然臣又思自來大
臣乞身朝廷有察其誠懇而許之者亦有知其不
才而舍之者臣至不才無論其誠懇宜就舍之之
列而况杜門伏枕一年有餘靡俸給之金以僱閒
人遲枚卜之期以妨賢路蠹國害政莫甚於此伏
乞 皇上卽允臣去不但臣感 聖主放生之仁
亦所以章 聖斷而重政幾也臣不勝云云萬曆
三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乞放歸事臣惟中庸九經曰體羣臣體之
云者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孟子所謂君之視

臣如手足蓋言體也未有手足疾痛而腹心漠然若不相關者羣臣且體大臣可知今臣不肖或可比於羣臣其疾痛非一端而其呼號至頻煩至迫切矣猶不蒙 皇上曲體之仁 皇上以臣真邪惡可厭耶則必斥逐而使之去以臣真疾痛不得已耶亦必矜憐而聽之去而日復一月月復一月不憐之亦不斥之累牘連章徒滋聒瀆之罪經時度歲杳無首丘之期穆清之上夫豈知羈臣荼苦如焦如燒至此極也伏惟 皇上俯垂軫念省覽臣疏亟傳准放一聲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

五月二十五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求放歸事臣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臣受 皇上之恩過於天地而臣尚有如所願者則 皇上惟縻臣以爵祿而不與臣以廉耻夫唾面自乾一唾猶可忍再唾已難安有唾之又唾唾無已時面無乾時而 皇上猶欲臣忍之乎夫臣以極陋極貧之一書生荷 皇上作養拔擢以至于于此臣志大言大非寡廉鮮耻人也臣不戀長安一片地也而一牟不得出長安者 皇上不肯

成就臣也今有良家之女志慕貞潔而有人焉取而繫之衢路坊肆之中使人得而侮之哀訴不釋脫逃不得則惟有劓鼻割耳以自裁耳今臣自念身爲 皇上大臣受恩深重有如去不必待命卽不用郵傳一夫一馬或覓驢或徒步以歸臣心安乎卽人不言 上不督過不黜不降以歸臣心安乎途中不悔牖下不悔乎孔子有言汝安則爲之臣不安故不爲也此外則如貞女烈婦劓鼻割耳然而非丈夫之行非 宗社所關未有身之去就而以身殉人者臣又不爲也兩者旣不爲則惟望

皇上一放而今日不放明日不放臣所引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者此也臣不敢憾天地自憾而已語曰朝廷有教化而後士人有廉耻天下有風俗夫教化之行能使頑者廉懦者立今反使廉者頑立者懦教化盡亡風俗大壞 皇上勿以一士之去留爲細故而忽之也伏乞 皇上卽放臣歸臣在則朝廷輕臣去而後朝廷重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六月某日奏

乞放疏

奏爲疏盡留中苦難度日懇乞 聖慈省覽矜憐

亟故事臣數月間乞休之疏凡十七上全不蒙發
放以疏則意盡說窮唇乾舌敝無復可措之詞以
時則月又一月年又一年無復再延之理以罪過
則積如丘山著如共鯨久不宜尚存仕籍之名以
擊刺則身無處所體無完膚久不能苟容堯舜之
世以情景則孤棲久繫永日難移幾同園土之中
以衰病則精鑠神銷大命將至必為異鄉之鬼蓋
自來大臣求去未有如此之難如此之苦者也伏
乞 皇上即發慈心賜臣骸骨俾臣得命而去
君臣大義始終兩全而 皇上生臣全臣之恩真

天地未能擬其高厚海嶽不足比其崇深矣臣不
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一日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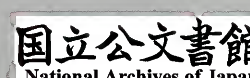
乞放疏

奏為哀懇亟故事臣前疏已多本月十一日臣所
具疏伏候明旨今又數日矣臣亦知 皇上厭繁
必一切束之高閣然臣所陳非政事得失有煩
聖心之圖維也又非情節曲直有煩 聖心之剖
判也又非祈求恩澤有煩 聖心之斟酌也又非
辯白冤狀有煩 聖心之停平也不過求去而已
一放即了一傳即放更何煩難更何躊躇而遲留

如此不但使臣冒頑鈍之名而枚卜久滯政地久
 虛揆路久妨勞者不得休而賢者不得用此臣所
 以日夜焦繁內益熱病益甚而求去益急也臣自
 去夏束裝戒行卽冠服鞵絛以至轎棍扇傘所有
 家活盡散與人家眷先行途中喪一幼兒臣皆不
 顧念惟求此七十殘軀歸而就木不汚此長安一
 片地是爲汲汲耳臣忍耐已久其苦難言伏乞
 皇上憐臣放臣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六月
 十七日奏

乞放疏

切惟自古有不可則止之明訓有可以止則止之
 典刑今臣杜門屏居半武不出戶庭閣事不與本
 揭不接邸報不觀陞除不知蓋自去夏而臣之仕
 已止矣臣身在此固與閒住無異假令臣家京師
 則如先朝李東陽而其異者惟仕籍之名未除
 俸薪之給未罷必去而後除名罷給得以飯蔬飲
 水棲遲衡門之下垢敝而人不疑洒掃而人不哂
 此其爲適要非人之所及知也臣念七十之壽古
 來所希嘗攷唐宋如韓休李泌張九齡呂蒙正韓
 琦司馬光皆六十八歲而終今臣至不肖年已六



李文簡公集卷六
十有八而又甚病竊度天意似不欲令臣生還矣
豈不悲哉臣聞前月二疏閣中擬放蓋同官深知
臣而臣尤求之切也伏望 皇上憐臣蟻命卽依
准前擬亟放臣歸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六
月二十二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求 恩放事臣于前月二十二日具疏哀
求伏候俞旨今又七月矣臣惡極罪大萬難久汗
都門臣魄散魂銷萬難久居人世臣情迫心焦萬
難再羈一室臣唇乾舌敝萬難再措一詞臣之命

懸於 皇上但放臣去貶秩可也削籍可也皆

皇上之恩皆臣之願也夫人有大其聲而號泣涕
淚交流者哀則哀矣而未極也至于聲盡淚乾口
噤目閉人不聞其哀而哀極矣臣今哀求實類乎
是伏乞 皇上憐臣放臣臣孑然一身朝放朝行
夕放夕行林下感戴地下亦感戴臣不勝云云萬
曆三十七年七月初二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求恩放事臣于本月初二日具疏哀求連
日候 旨猶未蒙允放臣今五十疏矣臣惡極罪

李文節集卷六
十四
大萬難久汗都門臣魄散魂銷萬難久延人世臣情迫心焦萬難再羈一室臣唇乾舌敝萬難再措一詞獨念臣雖不肖叨爲 皇上手足 皇上爲臣腹心夫手足疾痛不待求救於腹心而腹心未有漠然不動者從前閣臣之去不過三五疏今臣五十疏此古來所未有之事臣之惡極罪大冥譴固宜祗恐他日書之史編稱 聖主英斷未免以此一節爲未盡耳卽日立秋時序屢變臣之望放如七年之旱之望雨也伏乞 皇上憐臣放臣勿復躊躇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初七日

奏

乞放疏

奏爲久候無聊懇天憐憫事臣前疏自劾惡極罪大萬難久汗都門魄散魂銷萬難久居人世情迫心焦萬難再羈一室唇乾舌敝萬難再措一詞倘蒙 皇上覽觀天心能無感動今疏五十又一矣臣查得宣德年間閣臣張瑛出爲南京禮部尚書今南禮有缺卽以畀臣使臣得出都門是亦 聖主之恩 先朝故事臣所求望也又查得隆慶年間閣臣陳以勤未去閣中揭帖奉 旨准不列名

今臣一年以來毫事不預除同官向高入告單揭
外至于一二公請如 東宮講讀之類向高循列
臣名臣求免不依揭在閣中寫進臣不能阻誠恐
皇上但見揭有臣名或謂臣尚預事今求 傳旨
閣中准不列名則同官可遵 旨而行此亦先朝
故事臣所求望也又查得 大明會典官負患病
三箇月之上俸糧截日住支故臣去年八月一疏
并辭俸給及奉 明旨前奏辭俸俱不允欽此臣
思辭俸不如辭官官去則俸何待辭自是屢屢乞
休日日望放而俸級如故心切不安今敢再申前
請容臣辭俸此令甲故事亦臣所求望也若不候
放徑去則前此所未有之事臣前疏已言其不敢
若移居郭外上無益於動天下無益於止謗且亦
先今大臣所未有之事臣未敢徂行要之臣千言
萬語不若 皇上准放一聲一放則事事安妥
皇上可以恭默旁求而臣悠然而逝亦可無再瀆
天聽矣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四日
奏

乞放疏

奏爲哀懇亟放事臣病困日久計出無聊本月十

四日具疏引例一求南京禮部之職一求閣揭不
列名一求任俸而終之求放之一言臣望眼欲穿
今又數日矣中外人士見臣狼狽趨趨若此頗多
見憐而又疑以爲從來閣臣未有求去之堅且久
而不得去者今臣連章累牘而皇上漠然不動
誠厭惡之耶胡不褫其職而奪之如非厭惡耶胡
不體其情而允之以爲費處耶則至易事也以爲
螻蟻不足動其中耶則又大臣近臣也以爲聖
心不斷耶則皇上英斷性成千古帝王之所希
有也蓋衆皆疑之卽臣亦莫得其解矣夫從容寧
耐茹苦忍痾累時越歲卽無聊之極而強抑其情
以俟上命者人臣之義也見其哀鳴知其疾痛
計其時日念其困滯曲垂體恤賜之殘骸而予之
生路者聖王之仁也伏乞皇上卽發臣疏放
臣回籍蚤一刻卽一刻之恩生死感戴與天無極
矣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奏

乞放疏

奏爲臣苦已極懇乞聖斷以存國體事臣于本
月十九日具疏伏候俞旨今又數日矣臣切惟
君德以斷爲貴其馭臣下也或見其宜去之罪狀

而毅然亟斥不俟于崇朝或見其求去之懇誠而慨然俯從無煩于瀆告故謂之賜玦玦者決也斷也而大臣近主稍與羣臣不同尤當愛惜其廉耻而曲全其始終自來大臣皆二三疏而去多不過四五疏故雖訾垢可忍雖旬朔可俟自非大不肖之人其身名猶不盡毀裂其體貌猶可觀寧獨大臣之體哉亦國體所繫耳今皇上英斷天縱剖決如流獨於臣一去遲至一年又三月而不決五十餘疏而不決得毋爲聖斷之累乎臣誠不肖然閣臣也亦未至寡廉鮮耻得罪於名教也祇

爲求去不得以至此極今臣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而皇上視之漠然更不動念此累朝大臣所未有者而今迺自臣始臣何足惜但恐所傷國體亦已多矣近日竊覩諸臣辯疏從外來者金蒙省覽發票而臣疏獨不報此臣所自怨自傷求其故而不得者也伏乞皇上少動慈心憐臣放臣毋以臣一人之不肖而貽累聖斷且傷國體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奏

乞休疏

奏爲窮極堪憐籲天乞放事臣于本月二十三日

具疏以臣之未放上累 聖斷及傷國體爲辭蓋
置此身私情不言直言大義而同官臣向高先曾
有揭爲臣請命久而不報至于是日復申前懇蓋
與臣最厚知臣最深見臣狼狽窮極不忍坐視而
揭中於國體一節尤倦倦焉亦足以明臣之不欺
與屢疏之非得已矣連日伏候繞榻而行每聞敲
門或人急走則勃然心悸以爲捧 旨者至乎蓋
臣人患怔忡今愈急愈甚方寸中終日如杵動如
磨轉此其情臣尚不能形容况 皇上何及知之
今人有求於上而未得者輒責望閣臣迺臣亦閣

臣也而同官則又以閣臣代閣 一也又非爲之
求官爵求恩澤也而其難如此臣不肖不足憐迺
代懇者 皇上亦不少留意乎臣心忙意蹙不識
忌諱伏乞 聖慈鑒之憐之卽放臣歸以章 聖
斷以存國體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七月二
十七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恩准放事伏臣念昨歲 萬壽聖節臣猶
能勉詣仁德門叩頭今歲則欲匍匐而不能矣臣
乞休已五十五疏頻數極矣杜門一年又五月亦

久極矣臣竊見凡事皆有典故事雖難亦有方法如臣今日去就之際蹇澁艱難歷攷古今真典故所不載思所以處此者而古今未有之事無方可按無路可尋思之又思竟不可得也臣今特以其不可得者千懇萬懇於 皇上 皇上天也父母也匹夫日夕呼天天亦必聞豈有人子疾痛日夕啼號而父母愬然終不一動其念者哉伏望 皇上卽以 聖節之後施放生之仁准放臣歸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奏

乞休疏

奏爲災異頻仍皆繇罪臣未去懇乞 亟放以便銷弭事臣德至劣福亦至薄自臣入京爲禮部每年終類奏四方災異盈楮累牘已不勝書及入閣辦事未及一年災異疊見旣而求去未得一年四月間災異之多至有甚妖極怪覩記所未有者臣因思 聖明在御賢哲盈朝何得有此祗緣臣以德福劣薄之人人所共棄而猶然濡滯輦轂之下今日未去明日未去閱歲經年妨賢病國是以有此災異也今夫人家將有所禳之事則必掃除屏去溷濁不潔之物而後可以薦馨香迓神明銷

李文憲集卷六
災而得福今臣之溷濁不潔亦甚矣人以爲當掃
除屏去亦久矣而 皇上猶持不斷之意久留不
祥之人於國中臣膏盲沈痼終負恩私忍耐以需
亦有去日惟是 皇上誠一思災異之繇圖祈禳
之方則必先將臣亟放而後用人行政以次而舉
反災爲祥迺可望也臣誠懼以愚不肖之身累君
累國累世界累生民故特乞以放逐便銷弭伏惟
聖明鑒憐慨然賜玦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
八月二十七日奏

乞放疏

奏爲天氣漸寒懇求亟放事臣乞休一年有半去
歲歷夏而秋秋而冬今歲歷春而夏而秋至于今
則秋又將盡矣臣生長南方本不耐寒加以暮景
病軀久爲歸計緼袍盡棄單袷僅存數日之間頓
覺寒氣侵肌感時序之屢遷慮殘生之將盡賤孱
旣去一榻蕭然犬馬之疾日增丘里之思轉急竊
惟天道運行寒亦有時而暑暑亦有時而寒無滯
而不轉之氣機無久而不更之節令我 皇上聰
明憲天迺于臣子去就之際任其淹頓窮極而
聖心畧不見推移旋轉臣私爲揣摩必是臣所上

封章未經 聖覽人間情故穆清之上容有未洞
然者不然則臣非有希覬而乞恩又非有推託以
圖便 皇上何靳臣苦臣一至于此也伏望 覽
臣此疏卽發 玉音賜臣骸骨臣不勝云云萬曆
三十七年九月初四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乞俯順輿情准放病臣歸去事臣守候一
年六箇月凡五十六疏未蒙俞允正日夜徬徨計
無復之適聞科道公疏請 皇上放臣蓋知臣萬
不可留念臣久不得去亦見揆地不可久曠賢路

不可久妨上之爲 皇上謀至忠而下之爲臣助
至不淺也臣杜門伏枕日與一二僮僕談家園風
景海物滋味預商量抵家敦匠築墳及歸途舟車
行宿之事第以天寒漸近爲憂尤以不能久延如
朱賡及楊時喬楊道賓輿櫬而歸爲懼今幸有公
疏過臣獨疏萬倍庶幾仰廻電矚上動 聖心益
信臣之嗷嗷哀鳴真非得已 皇上可以諒臣憐
臣放臣臣得及此時扶病而出國門歲暮抵家臣
感 皇上始終之恩真山海不足望其崇深天地
未能擬其高厚矣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九

李文節集卷六
月初七日奏

乞放疏

奏爲南北之正論宜從病臣之苦情可閔懇求賜
玦以遂首丘事臣乞休至五十八疏未蒙俞允前
日見科道公疏臣心喜之以爲臣獨疏旣不能動
天藉衆正之公言庶幾可望天心之轉動故曰爲
臣助至不淺也今南中之疏復至其措詞雖稍與
北異而言臣宜去則同其爲臣之助尤同譬如行
走艱難之人一扶其左一掖其右一挽其前一推
其後又將護而置之安樂之鄉自在之境而謂有

不悅有不感者乎夫當戶之蘭亦必鋤芟况以糞
壤而當戶妨碍尤甚掃除安得不亟今下之爲衆
正之憂而上之爲穆清之累者祇爲臣一姦貪小
人一日未去耳切謂疏合臺省論符兩京公惡公
非甚明易見至于臣病苦之極則累疏已具今亦
不敢贅陳矣伏乞 皇上省覽諸疏俯順羣情及
此重陽之後天氣尚和放臣歸去庶賢路不妨朝
端無競而臣得以垢汗之身藏納丘隴不貽玷於
清時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初十日奏

乞休疏

奏爲天氣日寒懇求賜放事伏念臣不肖不材爲人所共指斥自來未有如臣之甚者也乞骸至五十九疏自來未有如臣疏之多者也犬馬疾病經一年又六月自來未有如臣之久者也杜門面壁公車之報弗觀引罪責躬噴室之言無辯臣之茹忍亦極矣蕭然旅舍更無骨肉之親七十殘生付之僮奴之手臣之情景可憐亦極矣今重陽已過霜降將臨日寒一日凍沍又將至矣伏乞 皇上俯垂日鑒少動天心及此杪秋賜臣骸骨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奏

乞放疏

奏爲病臣六十疏求去懇乞 聖慈憐憫放生事臣久病之軀衰羸已甚霜降之候風氣漸寒連日以來愈覺精神憔悴魂魄飛揚坐臥不寧飲食少進心如杵擊耳似鼓鳴孤孑一身家鄉萬里幽懷鬱抱不能盡言臣聞事尊之禮必告必面君子之行不實不徑至於鑒其衷情全其體貌出之以禮門使得循其告面之節與之以義路使不迫而爲徑竇之繇如此而後爲禮義爲紀綱天下可以治而無亂今一朝之中未及一年窘迫無聊而徑去

者若干人矣臣以爲 皇上何不使之從容以去而貽之窘迫也何不放去而使之自去也去就之權何不自操之而使人操之也孟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皇上誠念及此則諸臣之去就不可以爲無關而置之弗聞諸臣求去之封章不可以爲煩瀆而閣之弗省矣况臣雖不肖叨爲閣臣自來閣臣之體貌至臣而玷辱決裂已無復存今猶不放則必如趙志臯朱賡之歿而後已乎 皇上待臣極其優隆無一事俟臣之求臣事 皇上二十七載未嘗

有一事干求 皇上獨此一去 皇上始而靳之既而厭之既而拒絕之臣誠不得其解者伏乞皇上憐臣困苦准臣休歸以全臣之餘生亦以全閣臣之終始臣無任云云

乞放疏

夫人之所寓身苟安焉心苟在焉雖歷歲月度光陰不覺其淹亦不覺其速身一不安心一不在形雖留而神往景雖住而意馳至于初爲觸藩之抵而竟爲走險之鹿則迫逼不堪之極也今旬日之內副都御史詹沂祭酒周如砥相繼而去 皇上

責其封印出城處之冠帶閒任然則印無可封城
不敢出者獨非聖心所當體悉而矜憐之乎臣竊
以爲與其自去而後處閒任不若與以閒任而縱
之去不過先後一著間而下爲待命之恭上爲制
命之義俱全而兩得矣臣不勝云云

乞放疏

奏爲懇乞 聖慈鑒憐俞允事臣伏惟凡事有限
期令人可計日而待待之雖緩猶未難也今臣之
守候殆無期矣詩曰譬彼舟流莫知所屆臣之謂
矣凡人年力未衰身無疾病卽緩爲之期猶可俟

也今臣犬馬之齒至膏肓之病痼而崦嵫之景迫
矣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臣之謂矣臣之生命
如蟻蠓螻蟻不足一動 聖主之矜憐臣之名節
如敝帚破甑不足一動 聖心之顧惜情苦極矣
臣義難逃不敢不濡忍詞窮久矣臣舌尚在不能
不鳴號伏望 皇上鑒之憐之慨然放之臣不勝
云云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一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求 賜放事臣切見輦轂之下四方之人
久處於此者或守選聽補或居賈行商或筆耕傭

書或百工技藝必有事焉今臣在此何事乎哉夫
久羈無事之人於輦轂之下今日削牘明日補牘
日呼書史日煩公車而又日糜俸薪廩給以參養
之敗局未結諄語時聞此敝政之甚者也况以重
而不容久曠之地急而不容久壅之塗而一無事
之人橫塞其間此其妨悞尤非特一官一職而已
伏乞 皇上亟放無事之人使臣及此冬月扶病
而歸臣既得以遂獸鹿之生而朝廷亦可以蚤圖
梅楫之助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
日奏

乞放疏

奏爲家難傷心沈痾轉篤懇乞 聖慈憐憫放生
事臣父母蚤亡二弟相依爲命其一弟廷柱孝廉
恬靜臣甚愛之繇選貢爲廣東翁源縣儒學教諭
今春到任不幸八月病卒于翁源臣昨方聞報一
慟幾絕蓋臣德涼福薄命運迍邐自去冬家小去
後喪兒喪姪今又喪弟手足骨肉之變迸轉于半
年之間七十老人久病孤棲日夕涕泪憂思悒鬱
誠恐臣亦不久且與弟俱亡矣伏望 皇上俯垂
憫惻俾臣得扶病而歸一上父母丘墓送往撫存

李文節集卷六
廿七
少盡鵠鷓之義而後首丘臣感戴 聖恩如天罔
極啣環結草未足言也臣不勝涕泣云云萬曆三
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奏

乞放疏

奏爲痛苦不堪懇乞 聖慈賜臣骸骨事前月二
十五日臣以家難具疏求放今又數日未奉俞旨
臣犬馬之力久瘳其體鵠鷓之義重傷其心臣竊
自度決無生理臣惟死者人所必有也而莫不善
于客死臣見臣弟客死臣甚痛之而以其顧戀一
官依違五斗祗爲區區雞肋輿尸而歸臣又甚恨

之今臣留滯都門淹延歲月意者將與臣弟同作
異鄉之鬼乎臣誤蒙知遇叨爲閣臣但願 皇上
乘臣一息尚存予以首丘至于身後之恩則臣預
辭久矣夫死卽有知不若生者之尤爲有知也埋
狗馬以帷蓋不若恤其生不拂其性之尤爲恩也
地下之結草啣環不若林下棲遲祝岡陵而謠衢
壤之尤爲懼忤也臣言及此至真至盡伏望 皇
上俯垂憫惻卽放臣歸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
年十一月初二日奏

乞放疏

奏爲候久事生放還宜亟事臣向以病請者一年
八箇月近復以家難請臣之望放其急如持漏甕
沃焦釜特欲候命而行全閣臣始終之禮守臣
子無所逃之誼耳迺昨者同官向高因御史鄧澄
有言遽上一揭欲辭票擬而推之臣臣不勝駭愕
無論臣疾病沈痼彈射叢集卽如鄧澄疏末所加
于臣者曰都下奉朝請曰大姦大頑人所共見
斯何言也而尚欲使之與幾務分票擬之役有是
理乎有是事乎若澄所議向高不過草疏中一二
語未有損於向高之品望特其耿介之性遽不自

安而爲此辭讓臣能諒之伏乞皇上念幾務繁
重諭令向高卽出如常票擬不得因微言而疑沮
亟放臣歸亟允錫爵之辭亟簡當世名流與向高
共襄聖政庶太平可望而中外人心亦可少安矣
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奏

乞放疏

奏爲病臣移徙荒涼不堪懇乞聖慈垂憐亟放
事臣乞休七十疏在去年者未蒙俞允在今年者
一槩留中臣感動無術困苦無聊本月初九日移
居真武廟廟在演象所極北本無舍宇遠隔人煙

僅小房一間廟夫二人蓋自來未有托宿於此者緣臣盤桓日久邁閱既多義不敢徑出國門尤不得偷安旅寓不獲已以衰病之身暫棲極荒極涼之地臣本一介窮儒猶耐寒苦動心忍性識罪省愆耿耿寸心 皇上之所鑒知亦真武神明之所照察然而臣之跋胡躓尾踣天踏地則至此極矣日維隆冬終風且暴一年已暮之光景萬里未歸之病骨臣望笈之急什伯往時伏乞 皇上憐臣居處荒涼表情迫切卽放臣去以遂首丘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奏三十八年正

月初五日奉

聖旨覽卿所奏朕已洞知卿任怨任勞贊襄籌畫方今邊疆多事之秋正賴卿等分猷佐理豈可以人言堅欲求去却又移徙廟宇朕心惻然但今歲春寒卿宜安心復歸私寓候旨行不允所辭該部知道

乞放疏

奏爲恭謝 聖憐仍申前懇乞卽賜放事臣于歲底移居真武廟隨有疏陳今正月初五日伏奉 聖旨覽卿所奏朕已洞知卿任怨任勞贊襄籌畫

方今邊疆多事之秋正賴卿等分猷佐理豈可以人言堅欲求去却又移徙廟宇朕心惻然但今歲春寒卿宜安心復歸私寓候旨行不允所辭該部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卽次不安移居荒廟如螻蟻徙穴何足動情又當獻歲喜慶之時九重邃穆而念臣居處之荒涼至爲之惻然且諭以復歸私寓安心候旨真如慈母之愛憐其子而嫗煦之臣捧誦恩綸卽處荒涼而溫於挾纊矣臣不勝頂戴不勝感激惟是臣累聖明已甚蚤放一日卽一日之恩臣負罪謹

已多蚤去一日爲一日之幸今私寓旣移不可復返而家小前年已去隨身行李無多便可迨冰未泮遵陸而行漸南漸煖可以無煩聖念伏乞皇上慨然賜放俾遂生還臣雖不能報聖主隆天厚地之恩庶不失臣子進退始終之義而人心始安賢路斯闢所關繫良不淺矣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奏

乞放疏

奏爲荒廟難以久居伏俟 綸音懇求蚤發事頃者臣伏蒙 皇上以臣移居真武廟惻然動念許

以候 旨而行臣自奉 旨以來翹首跂足望眼
欲穿迄今旬有五日而臣之移來則四十餘日矣
臣雖不敢出城而旣已離次與出城無異其荒涼
殆又過之臣今不能措一詞但以此一疏求 皇
上准放一聲俾臣得全進退始終大節而天下亦
從此太平此新春新政第一事也臣不勝云云萬
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乞 聖慈一視並故事臣見前年兵部尚
書蕭大亨放去計其家居優游今已年半比者一
月之內見刑部尚書沈應文放去光祿寺卿王守
素放去此皆 皇上慈悲至仁體其苦情而予之
生路諸臣廼得進退始終不愆其常身去而心安
皇上曲成之恩大矣若臣之於諸臣也以杜門則
獨先以待命則獨久以上疏則獨多而棲止荒涼
則諸臣之所未有 皇上待臣視諸臣似亦有加
焉則臣之得放似亦不當在諸臣之後伏乞 皇
上一視而放之卽以臣罪過予臣閒任但得 皇
上發放一聲徒步出國門 皇上之大恩臣之至
願也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一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恩急放事臣乞休匝兩年矣移徙又兩月矣疏八十上矣前者伏奉 溫綸諭以春寒許以候旨今春深寒薄候亦久矣臣猶記得先年閣臣趙志臯八十疏而次沈一貫八十疏而去今臣亦八十疏可以放矣一放而 皇上待閣臣之禮全矣臣所以堅忍寧耐一片愚心亦暴白於天下後世矣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九日奏

乞放疏

奏爲候 旨日久懇乞 聖慈慨然賜放事臣自

正月初間伏奉候 旨之諭迄今又踰四旬累疏哀鳴更不敢及人情口語之猥繁與荒廟棲居之瑣尾蓋亦學古人所謂三緘百忍惟求一放而已矣夫臣有罪宜放臣年七十宜放臣病宜放臣三年不供職宜放臣乞休至八十疏宜放卽放亦已後矣而 聖心尚未慨然臣竊惑之語云待河之清人壽幾何臣今桑榆之景卽旦晚溘然而逝已是古來所稀但使臣不獲首丘而畢命於都門則臣直候歿非候放也臣之所望在生還臣之所求於 皇上者在放生今天氣融和歸途良便伏乞

聖慈憫臣久候之苦慨然賜放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奏

乞放疏

臣惟士君子不得進而行其道則有退而藏其身廼臣年來以都門爲鄉山以旅邸爲林泉以吞忍爲修煉以封章爲功課近且以廟爲家以真武爲居停主人而以二三廟戶爲友矣蓋自前年四月二十一日以來以歲計者二以月計者二十有四以日計者六百有三十夫人年至七十來日有幾而擲此六百三十日於風波之場醉夢之境何爲

者哉人生如隙中駒石中火自臣癸卯七月入京至今七年間朝野大臣物故者幾六十人今臣病久不去日復一日恐此廟中爲臣躡下又且損一番齋糧麻布之惠矣莊周有言寧死而貴乎寧生而曳尾於塗中乎此理此意可與老者語而少壯之所未知可與見道者語而庸鄙之所未喻故臣之至急在生還惟不敢冒擅去之罪耳臣不勝云乞放疏

奏爲懇乞賜放事臣惟必去者臣之義也必待命而去者朝廷之法臣子之禮也自臣移居伏蒙

皇文館集卷六
皇上命臣候 旨臣竊喜不自勝以爲天心已動
不過少需旬日賜玦必矣不謂伏候至今六十餘
日卽計吏褫職者竣事皆散舉人下第者放榜皆
歸而臣尚羈留于此不但不得比于兵刑二部大
臣且不得與褫職之吏下第之士等也念臣入仕
二十八年中間還里之日惟丙戌奉差半年壬寅
癸卯請告年半合之僅僅兩年古稱遊子思故鄉
老則益思病則益又思今臣二載以來精神飛越
魂魄飄揚何日何時不在家山丘隴之間而 皇
上不肯放臣切觀 聖意若不欲臣生還者何若

臣一至此哉今天氣融和過此炎熱又將至矣伏
乞 皇上軫臣苦迫之情慨發慈心亟賜一放臣
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五日奏

辭免讀卷并乞放疏

奏爲辭免讀卷并乞放歸事臣杜門二載一切公
務毫不與聞迺今殿試屆期禮部題讀卷官猶列
臣名于疏內臣不勝駭愕夫此鴻鉅之典隆重之
役不惟劣臣病體萬萬不能趨承卽該部多此一
題臣之慚愧亦已甚矣諒在 聖鑒謹此題知而
臣淹困之久孤寂無聊渴望首丘以日爲歲伏乞

聖慈矜憫卽放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乞賜放事臣乞休八十餘疏自正月迄今疏凡八上一槩留中未蒙省發今清明又五六日矣春旣暮而暑將來數已窮而理亦極而此荒涼廟舍方之遽廬猶爲不堪臣聞釋子不欲三宿桑下今臣宿此輒踰十旬以臣之不肖爲清議所不容同類所共擯而久居方丈長汗神棲卽真武能憐臣容臣而臣亦不安甚矣如舊輔王錫爵病苦

甚真今復來辭一腔赤誠似亦 聖主所當曲體者伏乞 皇上放臣并及錫爵俾在林下者享一丘一壑之安出國門者免繫之維之之累而 聖主所以待輔臣之禮真可謂有始有終矣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求卽放事臣惟凡人有求而不與至于屢求今日求之明日求之頻數煩瀆毋論人厭其求將求者亦自厭矣臣連章累牘積日累歲臣已自厭况 皇上豈有不厭臣者顧臣不得已也頃者

李文節集卷六
同官葉向高偶有微言亦欲求去昨奉溫旨循復
疏辭臣見其意實以閣務殷繁無人共濟不惟勞
悴抑且妨賢中外縉紳責望譙讓此向高所為汲
汲焉累疏而請耳臣頌 皇上亟行會推以安其
心而趣之出而臣病廢守候之久伏乞 皇上憐
臣放臣俾得與蕭大亨沈應文共沐 聖恩始終
兩全進退以禮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八年閏三
月十九日奏二十九日奉

聖旨卿調理日久疾已平復何為懇請屢奏迺今
閣務繁重正賴謀猷匡濟贊襄豈可堅辭求去還
體朕意卽出輔政慎勿再陳吏部知道

乞放疏

奏為疾痼難痊懇乞 聖慈垂憐卽放事臣待命
二年移居半載本月十九日復有疏陳二十九日
伏奉 聖旨卿調理日久疾已平復何為懇請屢
奏迺今閣務繁重正賴謀猷匡濟贊襄豈可堅辭
求去還體朕意卽出輔政慎勿再陳吏部知道欽
此臣卽于真武廟恭設香案扶掖望闕叩頭恭謝
訖臣蒙 聖主隆恩天高地厚捐糜報効迺臣本
心惟是人之罪過人所屢言而人亦自知其不可

洗雪臣之疾病人所不言而臣則自知其不可療治蓋凡治病者少壯易而老則難驟感易而久則難順適易而鬱則難臣年七十老矣病自前年迄今久矣求去不得去幽居于此岑寂無聊鬱矣臣所以苟延至今者實爲天幸亦爲學力而要之膏肓沈痼視息僅存在易所謂貞疾恒不殒者也以臣殘廢如此而明綸尚欲責以匡濟贊襄卽出輔政傳之四方人必謂聖主始不知臣之不肖今并不知臣之痼疾何帝堯之明廼亦有時而蔽乎蓋臣初嬰疾卽無生理卽自知不能終事

皇上報答 聖恩是以 皇上再遣鴻臚卿諭臣一命同官諭臣凡臣有疏輒荷溫旨慰留不啻數四真千載希曠之恩使臣病尚淺調理一年亦可望痊不待至今而後脫體矣臣素直腸雖妻子朋友莫之或欺豈于君父至尊之前敢有矯飾伏惟 皇上始終鑒察准臣休歸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奏

乞放疏

奏爲痼疾委難望痊哀求卽故事臣于前月二十九日伏奉 溫綸隨卽具疏備陳犬馬之疾沈痼

而不可治但求殘喘以遂首丘蓋自前年迄今將
及百疏千言萬語所求不過一條性命更無支詞
而杜門日久形如槁木心如灰灰自身以外一切
不聞不見惟昨城樓之災聞而驚懼而不敢具疏
問安陳言修省者亦以疲癯殘廢之人分固宜爾
也然因思火稱鬱攸鬱能生火今天下人心之鬱
具列諸臣疏中毋待臣言卽如臣至不肖爲人所
共擯斥而耽延月日以妨賢路致有積久而不得
舒之衆怒望久而不得鬯之輿情此其鬱最大以
臣兩年嬰疾百疏乞休孑然一身棲棲荒廟祗爲
分義不敢不待而繫維跼蹐真同散拘自來輔臣
未有困苦至此者此其鬱亦最大今欲宣鬱弭災
則放臣爲第一義臣去而諸政事可次第舉矣伏
乞 皇上俯垂憐矜卽准放歸無使痼疾之臣尚
淹都門頻瀆天聽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八年四
月初七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求准放事臣疾病沈痼耳目昏瞶筋骨萎
蘼精神瘡惘心志散亂已爲廢棄無用之人自古
以七十爲稀年臣年六十有九正當其數自前歲

乞休預治後事不貯於筭木蓄於家今但願生還
故鄉一上先臣之丘隴而後待盡少延一日卽臣
一日之幸卽 聖主一日之恩也夫人氣倦意闌
雖有綺筵所思者枕簟而已矣然必辭謝而去而
後不愆于儀臣今所處實類乎是伏望 皇上鑒
憐之成就之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
三日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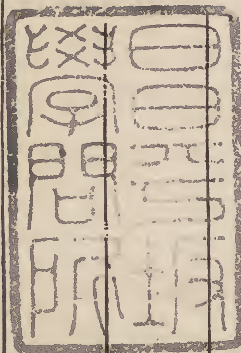
乞放疏

奏爲懇乞放歸事臣以衰病之軀孤棲荒廟錄冬
及夏已歷三時日長正似少年寂寞真似空谷而
久旱酷熱尤苦不堪自腹背脇肋以至胯股之間
筋骸脉絡不知何故而如掣如抽痛楚經旬膏藥
遍體臣自顧摧殘之已甚切憂歲月之難延倘天
心尚未慨然則首丘終無復望矣伏乞 皇上下
開慈念亟放臣歸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八年四
月二十日奏

乞放疏

奏爲懇乞放歸事伏念人臣去就如臣所處自古
以來未有之艱難亦自古以來未見之變異蓋聖
主之 恩寵至厚但臣之賦受至薄故迍邐至此

本一節身卷一
莫非命也臣病極矣困極矣一日在此則一日之
苦一刻在此則一刻之苦今四日而夏至又四日
而端陽日月如流犬馬餘生有幾伏乞 皇上卽
放臣歸臣不勝云云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六
日疏



六卷終

